

宋書 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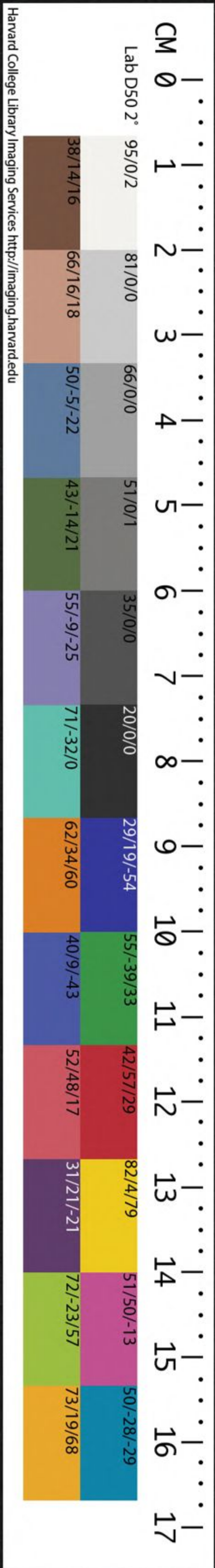
T 2455/17

十三
8

127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宋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薛安都

沈文秀

崔道固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為強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廣為宗豪高祖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索虜使助秦州刺史北賀汭擊反胡白龍子滅之由是為偽雍秦二州都統州各有刺史都總統其事元嘉二十一年索虜主拓跋燾擊芮芮大敗安都與宗人薛永宗起義永宗營汾曲安都襲得弘農會北地人蓋吳起兵遂連衡相應燾自率眾擊永宗滅其族進擊蓋吳安都料眾寡不敵率壯士辛靈度等棄弘農歸國太祖

蜀川世鳳尊
氏圖印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宋書

延見之求北還構扇河陝招聚義衆王許之給錦百疋雜繒三百疋復襲弘農虜已增戍城不可克恭吳又死乃退還上洛世祖鎮襄陽板爲揚武將軍北弘農太守漸強盛安都乃歸襄陽從叔沈亦同歸國官至綏遠將軍新野太守二十七年隨王誕版安都爲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倉前所向克捷事在元景傳軍還誕版爲後軍行參軍二十九年除始興王濬征北行參軍加建武將軍魯爽向虎牢安都復隨元景北出卽據關城期俱濟河取蒲版會爽退安都復率所領隨元景引還仍伐西陽五水蠻世祖伐逆轉參軍事加寧朔將軍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四月十四日至朱雀航橫矛瞑目叱賊將皇甫民等曰賊弑君父何心事之世祖踐阼除右軍將軍五月四日所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賊尚有數百人一時奔散以功封南鄉縣男食邑五百戶安都後

征關陝至白口夢仰頭視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開乃中興之象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臯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元景遙問薛公何處去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詣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旣回馬復追呼之別宜與卿有所論令下馬入車旣入車因責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雖復人士庾淑之亦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勳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欲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亦無辭以相宥因載之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復除左軍將軍二月魯爽反叛遣安都及宓從僕射龍驤將軍宗越率步騎據

歷陽爽遣將鄭德玄戍大峴德玄使前鋒楊胡與輕兵向歷陽安都遣宗越及歷陽太守程天祚逆擊破之斬胡與其軍副德玄復使其司馬梁巖屯峴東安都幢主周文恭晨往偵候因而襲之悉禽賊未敢進世祖詔安都留三百人守歷陽渡還採石遷輔國將軍竟陵內史四月魯爽使弟瑜率二千人出小峴爽尋以大眾阻大峴又遣安都步騎八千度江與歷陽太守張劬緒等討爽安都軍副建武將軍譚金率數十騎挑戰斬其偏帥劬緒懼輒引軍退還安都復還歷陽臧質久不至世祖復遣沈慶之濟江督統諸軍爽軍食少引退慶之使安都率輕騎追之四月丙戌及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壯騎斷後譚

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沈雙斬爽首爽累世梟猛生習戰陳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之

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為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戶時王玄謨距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爲支軍賊有水步營在蕪湖安都遣將呂興壽率數十騎襲之賊衆驚亂斬首及赴水死者甚衆義宣遣將劉湛及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譚金三歷賊陳乘其隙縱騎突之諸將係進是朝賊馬軍發蕪湖欲來會戰望安都騎甚盛隱山不敢出賊陣東南猶堅安都橫擊陷之賊遂大潰安都隊主劉元儒於艦中斬湛首轉太子左衛率大明元年虜向無鹽東平太守劉胡出戰失利二月遣安都領馬軍北討東陽太守沈法系水軍向彭城並受徐州刺史申垣節度上戒之曰賊若可及便盡力殄之若度已回可過河耀威而反時虜已去垣求回軍討任榛見許安都當向左城左城去滑臺二百餘里安都以去虜鎮近軍少不宜分行至東坊城遇任

榛三騎討禽其一餘兩騎得走任榛聞知皆得逃散時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並白衣領職垣繫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所在皆棘榛深密難爲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爲民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加散騎常侍七年又加征虜將軍爲太子左衛率十年終世祖世不轉前廢帝卽位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永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前將軍兗州刺史景和元年代義陽王昶督徐州豫州之梁郡部安都不受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初安都從子索兒前廢帝景和中爲前軍將軍直閣從誅諸公封武安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卽位以爲左將軍直閣如故安都將爲逆遣密信報之又遣數百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泰始二年正

月索兒光世並在省安都信催令速去二人俱自省逃出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琰三軍道固遣子景徵傅靈越領衆並應安都彌之等南出下邳靈越自太山道向彭城時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城起義索兒率靈越等攻之安都使同黨裴祖隆守下邳城彌之等至下邳改計歸順因進軍攻祖隆僧琰不同率所領歸安都索兒聞彌之有異志舍睢陵馳赴下邳彌之等未戰潰散並爲索兒所執見殺時太宗以申令孫爲徐州代安都令孫進據淮陽密有反志遣人告索兒曰欲相從順而百口在都可進軍見攻若戰敗被執家人可得免禍索兒乃遣靈越向淮陽令孫出城爲相距之形旣而奔散北投索兒索兒使令孫說闡令降闡旣降索兒執闡及令孫並殺之索兒因引軍渡淮軍糧不給掠

奪百姓穀食太宗遣齊王率前將軍張永寧朔將軍垣山寶王寬
員外散騎侍郎張寘震蕭順之龍驤將軍張季和黃文玉等諸軍
北討其年五月軍次平原索兒等率馬步五千列陳距戰擊大破
之索兒又虜掠民穀固守石梁齊王又率鎮北參軍趙曇之呂湛
又追破之於葛家白鵠索兒走向樂平縣界爲申令孫子孝叔所
斬安都子道智大將范雙走向合肥詣南汝陰太守裴季降時武
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勔攻殷琰於壽陽傅靈越奔逃爲廣之
軍人所生禽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生送詣勔勔
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逆
無戰不禽主上皆加以曠蕩卽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
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

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豫人生歸於一死
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還京師太宗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
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時輔國將軍山陽內史程天祚
據郡同安都攻圍彌時然後歸順子勔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
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奉啟書詣太宗歸款曰臣庸隸荒萌偷
生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恩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
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存死報今天命大歸羣迷改屬
輒率領所部東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索兒之死也安都使
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太宗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
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之安都謂旣已歸順不應遣重兵
懼不免罪乃遣信要引索虜三年正月索虜遣博陵公尉遲苟人
城陽公孔伯恭二萬騎救之永等引退安都開門納虜虜卽授安

都徐州刺史河東公四年三月召還桑乾五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初安都起兵長史蘭陵儼密欲圖之見殺安都未向桑乾前軍將軍裴祖隆謀殺苟人舉彭城歸順事洩見誅員外散騎侍郎孫耿之擊索兒戰死及劉彌之張靈慶皆戰敗見殺並爲太宗所哀追贈儼光祿勳祖隆寧朔將軍兗州刺史耿之羽林監彌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靈慶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安都子伯令環龍亡命梁雝二州之間三年率亡命數千人襲廣平執太守劉冥虬攻順陽克之略有義成扶風置立守宰雝州刺史已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儼守圍城在彭城東北始同安都未亦歸順太宗以爲東徐州刺史復爲虜所沒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弟子也父劭之南中郎行

參軍文秀初爲郡主簿功曹史慶之貴後文秀起家爲東海王禧撫軍行參軍又度義陽王昶東中郎府東遷錢塘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武康令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建康令坐爲尋陽王鞭殺私奴免官加杖一百尋復官前廢帝卽位爲建安王休仁安南錄事參軍射聲校尉景和元年遷督青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時帝狂悖無道內外憂危文秀將之鎮部曲出屯白下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將至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此人性情無常猜忌特甚將來之禍事又難測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千載一時萬不可失慶之不從文秀固請非一言輒流涕終不回文秀旣行慶之果爲帝所殺慶之死後帝遣直閣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方興未至太宗已定亂馳驛駐之方興旣至爲文秀所執尋見釋遣還京師時晉安王子

勛據尋陽反叛六師外討徵兵於文秀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
僧琰三軍赴朝庭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已同于勛遣使報文秀以
四方齊舉勸令同逆文秀卽令彌之等回應安都彌之等尋歸順
事在安都傳彌之青州強姓門族甚多諸宗從相合率奔北海據
城以拒文秀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
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
起義文秀司馬房文慶謀應之爲文秀所殺文秀遣軍主解彥士
攻北海陷之乘民從弟伯宗合率鄉兵復克北海因率所領向青
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劊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
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中乎弟可速去無
爲兩亡乃見殺追贈龍驤將軍長廣太守太宗遣青州刺史明僧
嵩東莞東安二郡太守李靈謙率軍伐文秀玄邈乘民僧嵩等並

進軍攻城每戰輒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泰始二年
八月尋陽平定太守遣尚書度支郎崔元孫慰勞諸義軍隨僧嵩
戰敗見殺追贈寧朔將軍冀州刺史上遣文秀弟文炳詔文秀曰
皇帝前問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
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門情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
誰之力耶何故背國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壹卿獨
守窮城何所歸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木石猶或顧
懷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逆郎親爲戎首一不加辜文炳所
具卿獨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軍門別詔有司一無
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惟戮及弟息亦當夷卿墳壠旣以謝
齊土百姓亦以勞將士之心故有今詔三年二月文秀歸命請皇
卽安本任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逆爲土人起義所

攻與文秀俱遣信引虜虜遣將慕與白曜率大眾援之文秀已受
朝命乃乘虜無備縱兵掩擊殺傷甚多虜乃進軍圍城文秀善於
撫御將士咸爲盡力每與虜戰輒摧破之掩擊營砦往無不捷太
宗進文秀號輔國將軍其年八月虜蜀郡公拔式等馬步數萬人
入西郭直至城下文秀使輔國將軍垣譙擊破之九月又逼城東
十月進攻南郭文秀使員外散騎侍郎黃彌之等邀擊斬獲數千
四年又進文秀號右將軍封新城縣侯食邑五百戶虜青州刺史
王隆顯於安丘縣又爲軍主高崇仁所破死者數百人虜圍青州
積久太宗所遣救兵並不敢進乃以文秀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
爲轉國將軍統高密北海平昌長文靜至東萊之不其城爲虜所斷
退不得進因保城自守又爲虜所攻屢戰輒尅太宗加其東青州
刺史四年不其城爲虜所陷文

靜見殺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軍士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
戰鬪甲冑生蟣虱五年正月二十四日遂爲虜所陷城敗之日解
釋戎衣緩服靜坐命左右取所持節虜旣入兵刃交至問曰青州
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囚執之牽出聽事前剝取衣
服時白曜在城西南角樓裸縛文秀至曜前執之者令拜文秀曰
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曜命還其衣爲設酒食饋送桑乾其餘
爲亂兵所殺死者甚衆太宗先遣尚書功論郎何如真選青州文
武亦爲虜所殺文秀在桑乾凡十九年齊之永明四年病死時年
六十一

崔道固清河人也世祖世以幹用見知歷太子屯騎校尉左軍將
軍大明三年出爲齊北海二郡太守民焦恭破古冢得玉儻道固
檢得獻之執繫恭入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諮議參軍采嘉王子

仁左軍司馬景和元年出為寧朔將軍冀州刺史鎮歷城泰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又進號征虜將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同逆上即還道固本號為徐州代之道固不受命遣子景微軍主傅靈越率眾赴安都既而為土人起義所攻屢戰失利閉門自守會四方平定上遣使宣慰道固奉詔歸順先是與沈文秀共引虜虜既至固守距之因被圍逼虜每進輒為道固所推三年以為都督冀青克幽并五州諸軍事前將軍冀州刺史加節又進號平北將軍其年為虜所陷被送桑乾死於虜中

史臣曰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去唯邾莒三臣書以叛人之目蓋重地也安都勤王之略義闕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叛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此之為乎

宋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魏川中鳳蘭氏書

宋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袁粲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濶揚州秀才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 徐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足毋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有欲與從兄顓婚者伯父洵即顓父曰顓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時愍孫在坐流涕起出蚤以操立志行見知初為揚州從事世祖安北鎮軍北中郎行參軍侍中郎主簿世祖伐逆轉記室參軍及即位除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世祖率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 上素謹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

謙之糾奏並免官二年。心為廷尉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出為
輔國將軍西陽王子尚北中郎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事仍為丞
嘉王子仁冠軍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大明元年復為侍中領射聲
校尉封興平縣子食邑五百戶事在顏師伯傳三年坐納山陰民丁
丁豕文貨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尋為西陽王子尚撫軍長史又
為中庶子領左軍將軍四年出補豫章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五年
復還為侍中領長水校尉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
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宮愍孫勸顏師伯酒師伯
不飲愍孫因相裁辱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凌之因
此發怒出為海陵太守。而廢帝即位除御史中丞不拜復為吏部
尚書永光元年徙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景和元年復入為侍中領
驍騎將軍太宗泰始元年轉司徒左長史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

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傳以續稽康高士傳
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
栖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嬾無所營尚然九流
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
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迂俗察罔識所處席門
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
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
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
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
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
狂若一眾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愍孫幼
慕荀奉倩之為人白世祖求改名為粲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

為粲字景倩焉
書令領太子詹事
吏部五年加中書令
粲為執經又知東宮
未拜遷尚書令丹陽
柳有罪降為守尚書
劍二十人給鼓吹
詔曰比元序愆度
政道因固尚繁枉
以下就訊眾使寬
元年丁母憂葬竟攝
粲終不受性至孝居

領軍將軍將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
三百戶固辭不受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
領丹陽尹六年上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
徙為右僕射七年領太子詹事僕射如故
如故坐前選武衛將軍江柳為江州刺史
太宗臨崩粲與褚淵劉劭並受顧命加班
後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帝未親朝政下
耀替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眇未弘
積晨兢夕厲每惻于懷尚書令可與執法
洗遂瘦弊昭蘇頒下州郡咸令無壅元徽
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敦逼備至中使相望
毀甚祖日及祥變帝發詔衛軍斷客二年

桂陽王休範為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
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
已逼而眾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褚護軍
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
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
為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
加侍中進爵為侯又不受時粲與齊王褚淵劉乘入直平決萬機
時謂之四貴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
時立一意則眾莫能改宅子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
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
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
人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時齊王居東府故使粲鎮

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多不卽從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卽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乖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幟甲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宋代宗室前湘州刺史王縕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王皆與粲相結將帥黃回任侯伯孫雲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並與粲合昇明元年刑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齊王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通直郎袁達以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王入屯朝堂秉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伯興爲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謀克日矯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齊王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侯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

發其日秉恇擾不知所爲哺後便束裝未暗載婦女席卷就粲由此事洩先是齊王遣將薛淵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秉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時齊王使蘊募人已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已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卽便散走齊王以報敬則率所領收蘊殺之并誅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得入時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與秉欲還赴府既下城列燭自照僧靜挺身暗往粲子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斬之父子俱殞左右各分散粲死時年五十八任侯伯等其夜並乘輕舸自新亭赴石頭聞粲敗乃馳還其後並誅秉事在宗室傳齊永明元年詔曰昔魏矜袁紹恩給兵墳晉亮兩王榮單餘裔斯蓋懷舊流仁原心

興宥二代弘義前載美談哀粲劉秉並與先朝同獎宗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沾沾優隆粲秉前年改葬瑩兆未修材官可為經略粗合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在西可符荊州以時致送還反舊墓在所營葬事史臣曰闢運初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世及繼體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闢運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乏於時闕二須機變之用短資忠貞之路長也故漢室闕二文舉不屈曹氏魏昂將移夏侯義不北面若悉以二子為心則兩代宜不亡矣袁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宋書八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終

西川忠貞堂氏書

宋書卷九十

列傳第五十

明四王

明帝十二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生皇子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智井次晉熙王燮與王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王主友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修華生隨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并燮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後廢帝元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誅皇室寡弱友年五歲出為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封邵陵

西川忠貞堂氏書

王食邑二千戶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順帝卽位進號左將軍改督爲都督昇明二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三年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翹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封南陽王食邑二千戶昇明元年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未拜徙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鎮進號前將軍二年以南陽荒遠改封隨陽王以本號停京師齊受禪降封舞陰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元徽四年年六歲封新興王食邑二千戶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封始建王食邑二千戶齊受禪降封荔封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史臣曰太宗負螟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根侯服于周斯爲幸矣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首聖哲詔言至於風化禮遵道喪忠不枯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化以勢榮非行立之軌跡之感棄舍生之分霜露未改六節不變戎車遊爲其首身並軌訓之理未公

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舍命而卒世之人會徵

象百不一焉今

宋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孝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詒言至於風漓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翱翔之感棄舍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為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舍命濟主安親雖乖理闇主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會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故可以昭被圖象百不一焉今采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

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跣出救之故得免縱既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太祖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徵上表曰臣聞運纏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之元興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據蜀土涪岷士庶休迫受職璩故吏龔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偽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槩遂延以旌命劫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同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不被朝命終於家

於穎茂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猶齒於卿曹斯實邊氓遠土所爲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竭有懷必聞故率愚慤舉其所知追懼紕妄伏增悽臬穎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運力以營葬事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嘗違太祖元嘉初卒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爲鄉曲所推重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柏俱見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天水部顯親縣左尉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

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備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爲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帽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荅世道以已錢克數送還之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榜表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顛察孝廉不就子原平字長泰又稟至行養親必已力性閑木功傭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爲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

味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要須日算作畢受直歸家於里中買糴然後舉爨父抱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所畢營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閉練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窶窵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所餘私夫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本性智巧旣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旣取賤價又以夫日助之父喪旣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每至節歲蒸嘗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魚肉於母前示有所噉在私室未嘗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高陽

許瑤之居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緜一斤遺原平原平不受
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縣好以
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
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
慢其墳墓乃販質家貨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
墾每出市賣物人問幾錢裁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輒
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居
宅下濕遶宅爲溝以通於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
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
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采筍置籬外鄰曲慙愧
無復取者太祖崩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料一枚如此五日人或
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荅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

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又以種瓜爲業世祖大明七年大
旱瓜瀆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
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
往錢唐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已自引船不假
旁力若自船已渡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嘗於縣南郭
鳳埭助人引船遇有相鬪者爲吏所錄聞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
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
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訥官長自此以後乃
修民敬太守王僧朗察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歸郡深加貴異以
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貶者自國書餽貧之
典有聞甲令况高柴窮老萊婦屯菟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
洞業儲靈深仁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耆方巖山陰朱百年

道終物表妻孔孝齒爛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帳
下米各餉百斛原平固讓頻煩誓死不受人或問曰府君嘉君淳
行懲君貧老故加此贍豈宜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行邪則
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其貧老邪羞齒甚多屢空比室
非吾一人而已終不肯納百年妻亦辭不受會稽貴重望計及望
孝盛族出身不減秘著太宗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
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
相敵會太宗別敕用人故二選並寢泰豫元年興宗徵還京師表
其殊行宜舉拔顯選以勸風俗舉爲太學博士曾興宗薨事不行
明年元徽元年卒於家原平少長交物無忤辭於人與其居處者
數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三子一弟並有門行長子伯林舉孝廉
次子靈馥儒林祭酒皆不就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三人妻各
產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存欲棄而不舉世期間之馳往拯救分食
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
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餽之二十餘年死並殯葬宗親
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
埋存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
行嚴氏之間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弟媿及群從小
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隣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
旣而達疾得瘳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壁立冬無被絝書
則傭賃夜則代木燒塼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
之暮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赴助送終

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眾悉以施之達一無所受皆傭力報荅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為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老子不走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良久乃止父子並得免綜鄉人秘書監丘繼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廉補左民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日前被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邁俗

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敷允將符旨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烏程吳達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休聲外著可並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曰東寶惟金南木有喬發輝曾崖竦幹重霄美哉茲土世載英髦育翻幽林養音九臯其唐后明敷漢宗蒲輪我皇降鑑思樂懷人群臣競薦舊章惟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其二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仁心力皆單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柏九九其三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各爾庶士無然怠荒其四江革奉華慶祿是荷姜詩入貢漢朝客嗟勗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是下國照輝京華其五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其六元嘉四

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大族少有志行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進之爲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進避其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以本村淺近移入池溪味之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繇役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致還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

塹塹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塹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嗟歎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事旣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討錄晞張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治罪恭協並款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是戶主延制所由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禮讓者以義爲先自厚者以利爲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

況在野夫未達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情
義實爲殊特蔑爾恭協而能行之茲乃終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
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忽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簡遠行
他界爲劫造孽自外賊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
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三十一年大旱民飢
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飢餒採掇存命聖上哀
矜已垂存拯但饑罄來久困始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所方涉春
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瑣敢憂身外鹿鳴之求
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
義存分食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
特爲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

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寔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
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
爲勸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爲言上當時議者以耕
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
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卹

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
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
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於部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
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經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世祖初
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固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
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月不收叔孫悉備

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疾病父母死不殯又同里范苗父子並亡又同里危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殯葬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世祖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有勇幹徐赤將爲餘杭令祖依隨之赤將死高祖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正笑不解顏太祖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居累年以白衣領東掖防關隊元嘉二十七年臧質救懸瓠劉興祖守白石並率所領隨之虜退罷遷領輦後第一隊撫卹士卒甚得衆心二十九年以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兼帶營祿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

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卽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賊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世祖卽位詔曰日者逆豎犯蹕變卒起廣威將軍關中侯卜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而旋受虐刃勇冠當時義侔古烈興言追悼傷痛於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可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泓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太宗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前將軍南平昌太守直閣領細杖主順帝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大阮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渡唯天生墜阮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刻其端使利交橫布阮內更呼等類共跳並畏懼不敢天生

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院中文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以兄死節爲世祖所留心稍至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加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天生推車塞塹率數百人先登西北角徑至城上賊爲重柵斷攻道苦戰移日不拔乃還詔曰天生始受戎任甫造寇壘而投輪越塹率果先騰驍壯之氣嘉歎無已可且賜布千匹以厲衆校大明末爲弋陽太守太宗泰始初與殷琰同逆邊城令宿僧護起義討斬之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于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旣盡賣宅以克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瞻護皆得成長昭

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爲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財爲鄉邑所美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余齊民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父殖大明二年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遑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便歸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詳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更便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異齊民至性由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跪訊遺旨一慟殞亡雖迹異參柴而誠均丘趙方今聖務彪被移革華夏實乃風淳以禮治本惟孝靈祥

歸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氓隸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茲收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克行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未及結竟棘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戶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愍有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棘云已爲諮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荅云得爾且則爲不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昨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匹先是新蔡徐

元妻許年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知不可奪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年八十餘卒太宗泰始二年長城奚慶思殺同縣錢仲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庚浦埭逢慶思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吳興太守郗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潯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爲州上

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啟相留子
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私庭何容以實年未
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覬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
平曰實未及養何假以希祿覬之益重之既歸家竭身運力以給
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討以爲行參軍
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又除奉朝請
不就未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以養母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
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已問者慙而退母喪
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
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絕躄踊不闕俄頃叫慕之音常如袒括
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
不蔽兩日兄子伯興採伐茅竹欲爲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

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旌賞泰始
六年爲營冢椁子平居喪毀甚困瘠踰久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
屬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
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貴之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
六十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
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閨庭忠被史策
多發溝畝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
乎

宋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良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
 宰留心吏職而王畧外舉
 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
 簡雖所未暇而絀華屏欲
 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
 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
 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
 興陝方大戎薄伐命將動
 師經畧司充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
 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
 年間氓庶繁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
 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
 職以六蕃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
 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
 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
 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誦
 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暨
 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

曹公屯鳳皇
 氏閣向東

戎役大起傾資婦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
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
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
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高祖受命無所
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
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
燭紫極諸殿離樂綺節珠窓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
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阼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
流益民之官遷變歲屬竈不得黔席未暇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
豈徒吏不及古民僞於昔蓋由爲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迹
粗著者以爲良吏篇云

王鎮之字伯重琅邪臨沂人徵士弘之兄也曾祖廙晉驃騎將軍

祖耆之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初爲琅邪王衛軍行參軍出
補剡上虞令並有能名內史謝輔請爲山陰令復有殊績遷衛軍
參軍本國郎中令加寧朔將軍桓玄輔晉以爲太守軍錄事參軍
時三吳飢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
依事糾奏愉子紱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爲所排抑以母老求
補安成太守及玄敗玄將苻宏寇亂郡境鎮之拒戰彌年子弟五
人並臨陣見殺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及乃棄家致喪
還上虞舊基畢爲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
司馬南平太守徐道覆逼江陵加鎮之建威將軍統檀道濟到彥
之等討道覆以不經將帥固辭不見聽旣而前軍失利白衣領職
尋復本官以討道覆功封華容縣五等男徵廷尉晉穆帝何皇后
山陵領將作大匠遷御史中丞秉正不撓百寮憚之出爲使持節

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高祖初建相國府以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朱臺祠部尚書高祖踐阼鎮之以脚患自陳出爲輔國將軍琅邪太守遷宣訓衛尉領本州大中正永初三年卒官時年六十六弟弘之在隱逸傳杜慧度交阯朱敷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爲寧浦太守遂居交阯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爲日南九德交阯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騰遜之當至分遣二子斷暹水陸津要瑗收衆斬暹州境獲寧除龍驤將軍遜之在州十餘年與伐遼之將北還林邑王范英達攻破日南九德九真三郡遂圍州城時遜之去已遠瑗與第三子玄之悉力固守多設

權策累戰大破之追討於九真日南連捷故胡達走還林邑乃以瑗爲龍驤將軍交州刺史義旗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年八十四卒追贈右將軍本官如故慧度瑗第五子也初爲州主簿流民督護遷九真太守瑗卒府州綱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就七年除使持節督交州諸軍事廣武將軍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於石碕交戰禽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猶有三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遜李奔李脫等奔竄石碕盤結但獠各有部曲循知奔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奔等引諸俚帥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克勸營弟交阯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良並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

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蝦并循二子親屬錄事參軍阮靜中兵參軍羅農夫李脫等傳首京邑封慧度龍編縣侯食邑千戶高祖踐阼進號輔國將軍其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被抄畧悉得還本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悠奉表獻捷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脩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給爲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少帝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追贈左將軍以慧度長子員外散騎侍郎弘文爲振威將軍刺史初高祖北征關洛慧度板弘文爲鷹揚將軍流民督護配兵三千北係大軍行至廣州關洛已平乃歸統府板弘文行九真太守及繼父爲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龍編侯太祖元嘉四

年以廷尉王徽爲交州刺史弘文就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表待病瘳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況親被徵命而可宴然者乎如其顛沛此命也弘文母旣年老見弘文興疾就路不忍分別相與俱行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京朝廷甚哀之

徐豁字萬同東莞姑幕人也中散大夫廣兄子父邈晉太子左衛率豁晉安帝隆安末爲太學博士桓玄輔政爲中外都督豁議致敬惟內外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職則琅邪王不應加敬玄諷中丞免豁官玄敗以爲秘書郎尚書倉部郎右軍何無忌功曹仍爲鎮南參軍又祠部丞世令建武司馬中軍參軍尚書左丞永初初爲徐羨之鎮軍司馬尚書左丞山陰令歷二丞三邑精練明理爲一世所推元嘉初爲始興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縣

各言損益豁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遣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寔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坑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邸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課米卽事爲便其三曰中宿縣徭民課銀一子丁輸兩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徭民皆巢居鳥語不關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爲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山徑愚怯不辨自市官所課

甚輕民以所輸爲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在郡者績太祖嘉之下詔曰始興太守豁潔已退食恪居在官政事修理惠澤沾被近嶺南荒弊郡境尤甚拯卹有方濟厥饑饉雖古之良守幾以尚焉宜蒙褒賞以旌清績可賜絹二百匹穀千斛五年以爲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拜卒時年五十一太祖又下詔曰豁廉清勤恪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喪殞朕甚悼之可賜錢十萬布百匹以營葬事

陸徽字休猷吳郡吳人也郡辟命主簿仍除衛軍車騎二府參軍揚州主簿王弘衛將軍主簿除尚書都官郎出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爲太祖所善遷司徒左西掾元嘉十四年爲始興太守明年仍除使持節交廣二州諸軍事綏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清名亞王鎮之爲士民所愛詠上表薦士曰臣聞陵雪褒賴貞柯必

振尊風賞流清原斯挹是以衣囊揮譽於西京折轅延高於東帝
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秉操
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祿宦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
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煩堂審機屢績符守年暨知命廉尚
愈高水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
飾連組珠海室靡瑱珉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汗
吏洗鏡會以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祇慎擢才闕豪露敢罄
愚陋舉其所知知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搏嶺表之清風負冰宇
之潔望則思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緣天澤雲行時德雨施每甄
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瞽言希垂聽覽二十一年徵以爲南平
王鏐冠軍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府事母憂去職張尋趙廣爲亂
於益州兵燹之餘政荒民擾二十三年乃追徵爲持節督益

州諸軍事平朔將軍益州刺史隱卹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民
物殷阜蜀工安說至今稱之二十九年卒時年六十二身亡之日
家無餘財太祖甚痛惜之詔曰徽厲志廉潔歷任恪勤奉公盡誠
克已無倦衣榮未申不幸夙殞言念在懷以爲傷恨可贈輔國將
軍本官如故賜錢十萬米二百斛謚曰簡子子敞正員外郎弟展
臧質車騎長史尋陽太守質敗從誅

阮長之字茂景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父普驃騎
咨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服除蔬食者猶積
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爲諸府參軍除員外散騎侍郎母老
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尋補廬陵王義真車騎行正參
軍平越長史東莞太守入爲尚書殿中郎出爲武昌太守時王弘
爲江州雅相知重引爲車騎從事中郎入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

郎以母老固辭朝直補彭城王義康平北咨議參軍元嘉九年遷
臨川內史以南土卑濕母年老非所宜辭不就十一年復除臨海
太守至郡少時而母亡葬畢不勝憂十四年卒時年五十九時郡
縣田祿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
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
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初發京師親故或以器
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在中書省直夜往鄰省誤著履
出閣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
曰一生不侮闇室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
治者咸稱之子師門原鄉令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道晉太常父纂給事中秉之少
孤弟妹七人並皆幼穉撫育姻娶罄其心力初爲劉穆之丹陽前

軍府參軍高祖督徐州轉主簿仍爲世子中軍參軍宋受禪隨例
爲員外散騎侍郎補太子詹事丞少帝卽位入爲尚書都官郎出
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建康令爲治嚴察京邑肅然
殷景仁爲領軍請爲司馬復出爲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煩擾訟
諱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
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循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遷
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所得祿秩悉
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家
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庫十七年卒
時年六十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徽以黨與見誅
子謚昇明末爲尚書吏部郎元嘉初太祖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
騎常侍孔默之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一郡太守李元

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恪脩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治政寬濟遺詠在民前嗣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千後乃進元德號寧朔將軍恭子賜絹五十匹穀五百斛浦熙國道各賜絹三十匹穀二百斛

王歆之字叔道河東人也曾祖愆期有名晉世官至南蠻校尉祖尋之光祿大夫父肇之豫章公相歆之被遇於太祖歷顯官左民尚書光祿大夫卒官元嘉九年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上言所統威遠將軍北譙梁二郡太守關中侯申季歷自奉職邦畿于茲五年信惠並宣威化兼著外清姦暴內輯民黎役賦均平閭井齊肅綏穆初附招攜荒遠郊境之外仰澤懷風爵賞之授績能是顯宜升階秩以崇獎勵進號寧朔將軍其後晉壽太守郭啟玄亦有清

節卒官元嘉二十八年詔曰故綏遠將軍晉壽太守郭啟玄往銜命虜庭秉意不屈受任白水盡勤靡懈公奉私餼纖毫弗納布衣蔬食飭躬惟儉故超授顯邦以甄廉績而介誠苦節終始匪貳身死之日妻子凍餒志操殊俗良可哀悼可賜其家穀五百斛時有北地傳僧祐穎川陳珉高平張祐並以吏才見知僧祐事在臧壽傳珉爲吳令善發姦伏境內以爲神明祐祖父湛晉孝武世以才學爲中書侍郎光祿勳祐歷臨安武康錢塘令並著能名宋世言長吏者以三人爲首元嘉中高平太守潘詞有清節子亮爲昌慮令亦著廉名大明中爲徐州刺史劉道隆所表世祖世吳郡陸法真歷官有清節嘗爲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太山羊希與安北咨議參軍孫詵書曰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夕相與

申意太宗初爲南海太守卒官太宗世琅邪王悅亦莅官清正見
知悅字少明晉右將軍羲之曾孫也父靖之官至司徒左長史靖
之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
自得也遂不果悅奉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
田五頃遷尚書吏部郎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五年卒官追贈太
常初悅爲侍中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得姦巧甚多及悅死衆
咸謂諸署詭誑之上乃收典掌者十餘人桎梏云送淮陰密令渡
瓜步江投之中流

史臣曰夫善政之於民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漢世
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治民無所橫擾勸賞威刑事多專斷尺
一詔書希經邦邑龔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僞繁起民減
昔時務多前世立績垂風艱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治此世之民

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
木服淮陽臥治如或可
勉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淳薄也

宋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隱逸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又曰幽人貞
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遇荷蓀丈人孔子曰
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
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爲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
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
害非必穴處巖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物不覩
若此人者豈肯洗耳頽濱皦皦然顯出俗之志乎遯世避言卽賢
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
巢父之名卽是見稱之號號曰表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蓀之

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蓀之隱事止於違人論迹既殊源心亦異也身與運閉無可知之情雞黍宿賓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為隱之跡不見違人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既聞其說賢者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以此為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人及逸民隱居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猶負揭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為真隱傳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為隱逸篇虛置賢隱之位其餘夷心俗表者益逸而非隱云

戴顓字仲若譙郡鉅人也父逵

兄勃並隱遜有高名顓年十六遭

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修其業父善琴書顓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顓十五部顓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常攜賓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遊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顓謂勃曰顓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顓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消搖論注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往不為矯介眾論以此多之高祖命為太尉行參軍琅邪王司馬屬並不就宋國初建令曰前太

尉參軍戴顒辟士韋玄乘操幽遁守志不渝宜加旌引以弘止退
並可散騎侍郎在通直不起太祖元嘉二年詔曰新除通直散騎
侍郎戴顒太子舍人宗炳並志託丘園自求衡華恬靜之操久而
不渝顒可國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騎侍郎東宮初建又徵太子中
庶子十五年徵散騎常侍並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
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
澗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
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當謂黃
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
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佛
像形制未工達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
等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脚肥

耳既錯減臂脚瘦患卽除無不歎服焉十八年卒時年六十四無
子景陽山成顒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顒觀之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宣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
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爲鄉閭所稱刺史殷
仲堪桓玄並辟主簿舉秀才不就高祖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咨
議參軍中丞曰今日何施而可承曰除其宿讐倍其惠澤貫敘門
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高祖納之辟炳爲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
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
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
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
立宅閒居無事高祖召爲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
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賚其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

受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免置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宋文譚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宮建徵爲太子中舍人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旣而輒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讌命爲咨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

娛臨川王義慶辟爲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病卒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王義季與司徒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巳子朔南譙王義宣車騎參軍次綺江夏王義恭司空主簿次昭郢州治中次說正員郎

周續之字道胤雁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旣而閒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以爲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

尚節峻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高祖
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
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
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
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遊外暢於冥內體遠形于應近雖
汾陽之舉較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穹谷矣竊見處士雁門
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
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
亮留愛崑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
歎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
以人廢言俄而辟爲太尉掾不就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
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祚復

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
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奧稱
爲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時年
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無子兒子景遠有
續之風太宗泰始中爲晉安內史未之郡卒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宣訓衛尉鎮之弟也少孤貧爲外祖
徵士何准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晉安帝隆安
中爲琅邪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爲烏程
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琅邪殷仲文還姑
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
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每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
職同行荊州刺史桓偉武爲南蠻長史義熙初何無忌又請爲右

軍司馬高祖命爲徐州治中從事史除員外散騎常侍並不就家
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曰聖明司契載德惟新垂
鑑又微表揚隱介默語仰風荒遐傾首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
弘之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
嗣徽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賁于丘園以彰止遜
之美以祛動求之累臣愚謂弘之可太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卽
徵弘之爲庶子不就太祖卽位敬弘爲左僕射又陳弘之高行表
於初筮苦節彰於暮年今內外晏然當脩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
敦沖退之美元嘉四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
裘與之卽着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
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
亦不賣日夕載魚入土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始寧汝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
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
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
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
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旣遠同義唐亦激貪
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
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之欲
爲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豪翰
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
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顯位吏部尚書太常卿大明
末爲吳興太守太宗初四方同逆戰敗奔會稽歸降被宥終於中
散大夫

阮萬齡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少幾名自通直郎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永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徵爲秘書監加給事中不就尋除左民尚書復起應命遷太常出爲湘州刺史在州無政績還爲東陽太守又被免復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七十二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祖愔尚書祠部郎父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

弘等共爲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卽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時年五十九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巖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入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二輪公調求輒與之有人嘗認其

所著屐矣曰僕著之已故今家中覓所者備君也此人後田中得
所失屐送還之不肯復取元嘉初徵爲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
衡陽王義季鎮江陵逶迤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修民禮
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來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
許稱臣堯舜時戴顛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饑義季慮
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
之俄頃立盡性好山小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
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
卒時年五十九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民並不應徵辟祈年
十四鄉黨舉爲州迎西曹不行謝晦臨州命爲主簿彭城王義康
舉秀才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平西參軍皆不就風姿端雅容止

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此荆楚仙人也衡陽王義季臨荊州
發教以祈及劉凝之師覺授不應徵召辟其三子祈又徵太子舍
人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元嘉十七年卒時年四十二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不仕逃避
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
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秀
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
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
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
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東以嚴科馳山
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

年月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
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
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
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
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環堵蕭然不蔽風雨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
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親老
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
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逕
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
請種稅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稅郡遣督郵至縣吏白
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

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其詞曰歸去來兮園田荒蕪胡不歸旣自以
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塗
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超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
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
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停尊引壺觴而自酌盼庭柯以
怡顏倚南窓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
關策扶老以流暢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勸飛而知還
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以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
以相遺復駕言兮焉求說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之消憂農人告余
以上春將有事於西疇或命中車或棹扁舟旣窈窕以窮壑亦崎
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
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奚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

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
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
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
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
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
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
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
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卽便
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
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
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
復著之潛弱年薄官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

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
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
志并爲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言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
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弊
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俛辭世使
汝幼而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旣一
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年來好書
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
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
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
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

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
皆弟兄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
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
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
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吾復何言又爲命子詩以貽之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
歷世垂光御龍勤夏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紜戰國漠
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逸虬撓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卷子
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啟土開
封臺壘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河群川載導衆條載羅
時有默語運固隆汗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長沙伊勳伊德天
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惑孰謂斯心而可近得肅矣

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夙
運冥茲愠喜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顧慙華鬢負景隻立三千之罪
無後其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爾良時各爾曰儼字
爾永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
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旣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
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
爾之不才亦已焉哉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宗彘之字叔粲南陽涅陽人炳從父弟也蚤孤事兄恭謹家貧好
學雖文義不逮炳而真澹過之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公私餽遺
一無所受高祖受禪徵著作佐郎不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
風俗三詣彘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壘
畝何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元嘉

八年卒時年五十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
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小宅臨溪有山水之玩
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粟於戴
逵王敬弘深敬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還
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
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
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穢道虔
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
冬月無複衣戴融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旣還分身上
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
無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太祖聞

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以嫁娶孤兄子徵員外散騎
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
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霞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棊書爲樂
孜孜不倦太祖敕郡縣令隨時資給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八十
二子慧鋒脩父業辟從事皆不就

郭希林武昌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
州主簿秀才衛參軍並不就元嘉初吏部尚書王敬弘舉王弘之
爲太子庶子希林爲著作佐郎後又徵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十
年卒時年四十七子蒙亦隱居不仕泰始中郢州刺史蔡興宗辟
爲主簿不就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
學允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事員外散騎侍郎徵

並不就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
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
養疾爲性好閒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
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
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
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壘壘之業樂以忘憂
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旣傾良朋凋索續
以纍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
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
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途幾何實遠想尚于五岳之舉
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耋主愒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
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

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長成冠娶已畢脩
惜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
小一勿見關于平之言可以爲法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
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
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
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
學並建章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
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二十五年詔曰前新除給事中雷次宗
篤尚希古經行明脩自絕招命守志隱約宜加升引以旌退素可
散騎侍郎後又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
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
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於鍾山時年六十三太祖與江夏王義恭

書道次宗亡義恭答曰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棲窮藪自賓聖朝克已復禮始終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愍子肅之頗傳其業官至豫章郡丞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愷之晉右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且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絲二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能言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郡命功曹州辟從事舉秀才並不就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惟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凱宿衣悉袂

布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峻爲東楊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義陽王昶臨州辟爲文學從事不起峻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孝建元年卒山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也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初爲廬陵國侍郎母憂去職服闋廬陵王紹爲江州親舊勸素修完舊居素不答乃輕身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世祖卽位欲搜揚隱退下詔曰濟世成務咸達隱微軌俗興讓必表清節朕昧旦求善思惇

薄風琅邪王素會稽朱百年並廉約貞遠與物無競自足臯啟志
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難進並可太子舍人大明中太宰江夏王
義恭開府辟召辟素爲倉曹屬太宗泰始六年又召爲太子中舍
人並不就素旣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蛇蟲聲清長聽之使
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蛇賦以自況七年卒時年五十四時
又有宋平劉睦之汝南州詔吳郡褚伯王亦隱身求志睦之居交
州除武平太守不拜詔字伯和黃門侍郎文孫也築室湖孰之方
山徵員外散騎侍郎征北行參軍不起伯玉居剡縣瀑布山三十
餘載楊州辟議曹從事不就開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
寓屬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
之友善持進顏延之見而知之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
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

就沙門支僧納學妙盡其能竟陵王義宣自京口遷鎮江陵要康
之同行距不應命元嘉中大祖聞康之有學義除武昌國中軍將
軍蠲除租稅江夏王義未廣陵王誕臨南徐州辟爲從事西曹並
不就棄絕人事守志閒居弟雙之爲賊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
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其春得疾困篤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
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間日輒臥論文義世祖卽位遣大使陸
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業履恒貞操勗清固行信聞黨譽延
邦邑棲志希古操不可渝宜加徵聘以潔風軌不見省太宗泰始
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爲通直郎又辭以疾順帝昇明元年卒時
年六十三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
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

而然故也且巖壑閒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
畜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
矚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哉

宋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終

宋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恩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卑事
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傅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
食之資明揚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
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重京師且任子居朝咸有
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
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
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
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爲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
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

馮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
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譌斯風漸篤凡厥
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
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
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
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秦始主威獨運官
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專歸近習賞
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
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責狐藉虎威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用樹黨政
以賄成鉄鉞創瘡構於筵第之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
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

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惛憚宗戚欲使幼
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剝民忘
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
佞倖傳今採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販紵為業法興二兄延壽延
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
鄉人咸云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於山陰市
後為吏傳署入為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
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為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為世
祖征虜撫軍記室掾上為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上於巴口建義
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即位並為南臺侍御
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加

建武將軍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三典籤
並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高昌縣男
食邑各三百戶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員外散騎侍郎給事
中太子旅賁中郎將太守如故世祖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
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
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
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並中書通事舍人比選
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
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
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
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爲楊
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官嘗出行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

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上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世祖崩前
廢帝卽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
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憚憚
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勅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
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
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每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耶帝意
稍不能平所愛幸闈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竿法興常加
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
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應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
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
與太宰顏柳一體吸習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
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

非復官許帝遂發怒免法興官遣還田里仍復徙付遠郡尋又於家賜死時年五十二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鎬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法興能爲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吾纂承洪基君臨萬國推心勲舊著於遐邇不謂戴法興待遇負恩專作威福冒憲黷貨號令自由積釁累愆遂至於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路之言異同紛糾非唯人情駭愕亦玄象違度委付之旨良失本懷吾今日親覽萬機留心庶事卿等宜竭誠盡力以副所期尚之時爲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爲撫軍咨議參軍太守如故太宗泰始二年詔曰故越騎校尉吳昌縣開國男戴法興昔從孝武誠勲左右入定社稷預誓河山及出侍東儲竭盡心力嬰害凶悖朕甚愍之可追復削注還具封爵有司奏以法興孫靈珍襲封

又詔曰法興小人專權豪恣雖虐主所害義由國討不宜復貪人之封封爵可停太宗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二年遷中書侍郎太守如故未拜改除前軍將軍太守如故侍太子於東宮晉安王子勛平後以軍守管內封邵陵縣男食邑四百戶固辭不受轉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病卒

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也亦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世祖世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卽阼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以爲宣威將軍將軍南東莞太守景和末增邑百戶大業初天下反叛軍務煩擾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以前軍將軍車平遷宣威將軍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增邑四百戶泰始三年坐參掌戎事多納賄貨削增封官爵繫尚方尋被宥復爲安陸太守加寧朔將軍遊擊驍騎將軍武陵內史宣城太守順帝驃騎司馬昇明初年老拜太

中大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典明寶等俱爲世祖南
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值元凶弒立遣元嗣南還報上
以徐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弒狀上遣元嗣下都素表
於劭旣而上舉義兵劭責元嗣元嗣荅曰始下未有反謀劭不信
備加考掠不服遂死世祖事克追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
生爲之誄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剡人也官至員外散
騎侍郎世祖常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
聽暫休人不堪命或有自經死者人役聞配顯度如就刑戮時建
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頷及蹀脛民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頷不能
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
顯度刻虐爲百姓所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倡諾即日宣旨殺焉時
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改爲
爰初爲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爲高祖
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太祖初又見親任歷治吏勞遂至殿
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侍御史始興王濬後軍復侍太子
於東宮遷員外散騎侍郎太祖每出軍行師常懸授兵畧二十九
年重遣王玄謨等北伐配爰五百人隨軍向碣銜中旨臨時宣
示世祖至新亭大將軍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誑劭追義
恭因得南走時世祖將卽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
旣至莫不喜說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孝建初補尚書水部郎轉
爲殿中郎兼右丞孝建三年索虜寇邊詔問群臣防禦之策爰議
曰詔旨虜犯邊塞水陸遼遠孤城危棘復不可置臣以戎虜猖狂
狡焉滋廣列卒擬候伺覘間隙不勞大舉終莫永寧然連於千里

費固巨萬而中興造創資儲未積是以齊斧徘徊朔氣稽掃今皇
運洪休靈威遐懾蠢爾遺燼懼在誅剪思肆蜂蠆以表有餘雖不
敢深入濟沛或能草竊邊塞羽林鞭長太倉遙阻救援之日勢不
相及且當使緣邊諸戍練卒嚴城凡諸督統聚糧蓄田籌計資力
足相抗擬小鎮告警大督電赴塢壁邀斷州郡犄角儻有自送可
使正馬不反詔旨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耕見虜野粒資寇比及
少年軍實無擬江東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贍臣以爲
方鎮所資定宜且田且守若使堅壁而春墾輟耕清野而秋登莫
擬私無生業公成虛罄遠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術唯在盡力
防衛來必拒戰去則邀躡據廩實隘易爲首尾胡馬旣退則民豐
廩實比及三載可以長驅詔旨賊之所向本無前謀兵之所進亦
無定所比歲戎戍倉庫多虛先事聚衆則消費糧粟敵至倉卒又

無以相應臣以爲推鋒前討大須資力據本應未不俟多衆今寇
無傾國豕突列城勢足脣齒養卒得勇所任得才臨事而懼應機
無失豈煩空聚兵衆以待未然詔旨戎狄貪婪唯利是規不挫凶
圖姦志歲結臣以爲不擊則必侵掠侵掠不已則民失農桑農桑
不收則王戍不立爲立之方擊之爲要詔旨若令邊地歲驚公私
大業經費困於遙輸遠圖決無遂事寢弊贊畧逆應有方臣以爲
威虜之方在於積粟塞下若使邊民失業列鎮寡儲非唯無以遠
圖亦不能制其侵抄今當使小戍制其始寇大鎮赴其入境一被
毒手便自吹壘鳥逝矣尋卽真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
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
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
之書上表曰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勤

天飛雖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躍神宗始於俾乂上日兆於納
揆其在殷頌長發玄王受命作周寔唯雖伯考行之盛則振古之
弘軌降逮二漢亦同茲義基帝初乎豐郊紹祚本於昆邑魏以武
命國志晉以宣啟陽秋明黃初非更姓之本太始爲造物之末又
近代之令準式遠之鴻規典謀緬邈紀傳成準善惡具書成敗畢
記然餘分紫色滔天泯夏親所芟夷而不序於始傳涉聖卓紹烟
起雲騰非所誅滅而顯冠乎首述豈不以事先歸之前錄功偕著
之後揆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綸之屯極擁玄光以鳳翔
秉神符而龍舉剽定鯨鯢天人佇屬晉祿數終上帝臨宋便應奄
膺紘寓對越神工而恭服勤於三分讓德邁於不嗣其爲巍巍蕩
蕩赫赫明明歷觀逸聞莫或斯等宜依銜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
義熙爲王業之始戰序宣力爲功臣之斷其僞玄篡竊同於新莽

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雖揖禪之前皆
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伏須遵承於是內外博
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我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散
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二年
爲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
錄二漢前史已有成列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七年爰遷遊
擊將軍其年世祖南巡權以本官兼尚書左丞車駕還宮罷明年
又兼左丞著作兼如故世祖崩營景寧陵爰以本官兼將作大匠
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
侍左右預參顧問旣長於附會又飾以異文故爲太祖所任遇大
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注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
過人者旣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世祖崩公除後晉安王子

勛侍讀博士咨爰宜習業與不爰蒼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又咨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前廢凶暴無道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迕誅群公後以爰爲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食邑五百戶寵待隆密群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太宗卽位例削封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並如故爰秉權日久上昔在藩素所不說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曰夫事君無禮教道弗容訕上銜己人倫所棄大中大夫徐爰拔迹廝猥推席饗逢遂卽參時望門伍豪族遷位轉榮莫非超荷而諂側輕險與性自俱利口讒妄自少及長奉公在事釐豪箴聞初無愧滿常有闕進先朝賞以芻蕘之中粗有學

解故得漸蒙驅策出入兩宮太初僞立盡心佞事義師已震方得南奔及孝武居統唯極諂諛附會承旨專恣厥性致使治政苛縱興造乖法損德害民皆由此豎景和悖險深相贊協苟取偷存罔顧節義任筭設數取合人主斂嘔姦矯所志必從故歷事七朝白首全貴自以體含德厚識鑑機先迷塗遂深罔知革悟朕撥亂反正勲濟天下靈祇助順群逆必夷况爰恩養而無輸效遂內挾異心著於形迹陽愚杜口罔所陳聞情事緩文庶申詭畧當今朝列賢彥國無佞邪而秉心弗純累蠹時政以其自告之辰用賜歸老之職榮禮優崇寧非饗過不謂潛怨席外進競不已勤言託意觸遇斯發小人之情雖所先照猶許其當改未忍加法遂恃朕仁弘必永容貸昨因觴宴肆意譏毀謂制詔所爲皆資傍說又宰輔無斷朝要非才恃老與舊慢戾斯甚比邊難未靜安衆以惠戎畧是

務政綱從簡故得使此小物乘寬自縱乃合投畀豺虎以清王猷
但朽領將盡不足窮法可特原罪徙付交州爰既行又詔曰八議
緩罪舊在一條五刑所抵者必加貸徐爰前後覺迹理無可申廢
棄海墘寔允國憲但蚤蒙朕職曲矜愚朽既經大宥思沾殊渥可
特除廣州統內郡有司奏以爲朱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
值刺史張牧病卒士人孝長仁爲亂悉誅北來流寓無或免者長
仁素聞爰名以智計誑誘故得無患久之聽還仍除南康郡丞太
宗崩還京都以爰爲南濟陰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時
年八十二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元嘉中出身爲臺小史太宗初出閣選爲
主衣世祖召還左右補內監永光中太宗又請爲世子師甚見信
待景和末太宗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爲帝所疑大禍將至惶

懼計無所出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
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楊周登
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太宗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
佃夫大說先是帝立皇后普誓徹諸王奄人太宗左右錢藍生亦
在其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
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文祖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晡時帝出幸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公主並侍側
太宗猶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
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
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
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鼓後幼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
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閣將軍朱越等其夕並聽出外

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僧整
卽受命姜產之又娶隊副陽平聶慶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
郡俞道龍丹陽宋達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不濟
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云後堂有鬼其
夕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
不說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旣與佃夫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
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
俞道龍宋達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
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而殞之事定
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太宗卽位論功
行賞壽寂之封應城縣侯食邑千戶姜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
縣食邑八百戶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侯食邑各

五百戶李道兒新塗縣侯繆方盛劉陽縣侯周登之山陵縣侯食
邑各四百戶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
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隆茶陵縣子宋達之零陵縣子食邑各三百
戶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渡淮爲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
佃夫與諸軍討之破索兒降天祚遷龍驤將軍司徒叅軍率所領
南助赭圻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宮泰始四
年以破薛索兒功增封二百戶并前千戶以本官兼遊擊將軍假
寧朔將軍與輔國將軍兼驍騎將軍孟次陽與二衛參員直次陽
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太始初爲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薛安都
子道標攻合肥次陽擊破之以功封攸縣子食邑三百戶歷右軍
驃騎將軍六年出爲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成淮陰立北兗州自此
始也進號冠軍將軍元徽四年卒時佃夫王道隆楊暹長並執權

柄亞於人王巢戴大明之世方之篋如也嘗值正旦應合朔尚書
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
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少不答
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
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
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絃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
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
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人饌以
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
功旣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提軍人虎賁中
郎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
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而已泰豫元年除寧朔將軍淮南

太守遷驍騎將軍尋加淮陵太守太宗晏駕後廢帝卽位佃夫權
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
爲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
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軍將軍太守如故明年改領驍騎
將軍其年遷使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
陽太守猶管內任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增邑五百戶時廢帝猖狂
好出遊走始出宮猶整羽儀引隊仗俄而部伍單騎與數人相
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內外莫不懼憂佃夫密與直閣將軍申伯
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其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
乘射雉帝每北出常留隊仗在樂遊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
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爲揚
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其事不行于天

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佃夫幼罪
止身其餘無所問佃夫時年五十一幼泰始初爲外監配張永諸
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涉二品爲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
縣侯食邑二百戶

于天寶其先胡人預竹林堂功元徽中自陳功勞求加封爵乃封
爲鄂縣子食邑二百戶發佃夫之謀以爲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
明元年出爲山陽太守齊王以其反覆賜死

壽寂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爲羽林監遷太子屯騎校尉
尋知寧朔將軍南太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切齒
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斫邏將七年爲有司所奏
徙送越州行至豫章謀欲逃叛乃殺之

姜產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爲晉平王休祐驃騎中兵參

軍龍驤將軍南濟陰太守三年北伐與虜戰軍敗見殺追贈左軍
將軍太守如故

李道兒臨淮人本爲湘東王師稍至湘東國學官令太宗卽位稍
進至員外散騎侍郎淮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轉給
事中四年病卒

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
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始興王濬以爲世子師以書
補中書令史道隆亦知書爲主書書吏漸至主書世祖使傳命失
旨遣出不聽復入六門太宗鎮彭城以補典籤署內監及卽位爲
南臺侍御史稍至員外散騎侍郎南蘭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
通事舍人以破晉陵功增邑百戶并前六百戶五年出侍東宮復
兼中書通事舍人後廢帝卽位自太子翊軍校尉遷右軍將軍太

守兼舍人如故道隆爲太宗所委過於佃夫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太尉桂陽王休範奄至新亭佃夫留守殿內而道隆領羽林精兵向朱雀門時賊已至旂南道隆忽召鎮軍將軍劉劭於石頭劭至命開旂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旂自弱邪劭不敢復言催劭進戰劭度旂便敗賊乘勝逕進道隆棄衆走向臺所乘馬連聳躅不肯前遂爲賊兵及見殺事平車駕臨哭贈輔國將軍益州刺史子法貞嗣齊受禪國除

楊運長宣城懷安人初爲宣城郡吏太守范曄解吏名素善射太宗初爲皇子出運長爲射師性謹慤爲太宗所委信及卽位親遇甚厚與佃夫道隆李道兒等並執權要稍至員外散騎侍郎南平昌太守泰始七年出侍東宮後廢帝卽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

加龍驤將軍轉給事中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食邑八百戶元徽三年自安成王車騎中兵參軍遷後軍將軍兼舍人如故運長質木廉正治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知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食邑四百戶順帝卽位出運長爲寧朔將軍宣城太守尋去郡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王遣驃司馬崔文仲討誅之

史臣曰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規雖復漢高之簡易光武之謹厚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况世祖之泥滯鄙近太宗之拘孿愛習欲不紛惑床第豈可得哉

宋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終

西川
氏南

宋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索虜

西川
氏南

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羸公司馬騰於晉陽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馳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馳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雁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為援乃上言盧兄馳有救騰之功舊勳宜錄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為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為代王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內大亂盧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鞬勇壯眾復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眾數十萬其後為苻堅所破執還長安

後聽北歸韃死子開字涉珪代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晉
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垂死開率十萬騎圍中山明年四月尅之遂
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九年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立學
官置尚書曹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
衆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
釋蓋欲以暖氣却寒也死則潛埋無墳壠處所至於葬送皆虛設
棺柩立冢槨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開暴虐好殺民不
堪命先是有神巫誠開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
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或乘小輦手自執劍
擊檐輦人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復處人
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開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
欲殺開令萬人爲內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河萬人之

言乃汝等也是歲安帝義熙五年開次子齊王嗣字木末執清河
王對之號哭曰人生所重者父云何反逆逼令自殺嗣代立謚開
道武皇帝十三年高祖西伐長安嗣先娶姚興女乃遣十萬騎屯
結河北以救之大爲高祖所破事在朱超石等傳於是遣使求和
自是使命歲通高祖遣殿中將軍沈範索季孫報使反命已至河
未濟嗣聞高祖崩問追報範等絕和親太祖卽位方遣範等歸永
初三年十月嗣自率衆至方城遣鄭兵將軍揚州刺史山陽公達
奚斤吳兵將軍廣州刺史蒼梧公公孫表尚書滑稽領步騎二萬
餘人於滑臺西南東燕縣界石濟南渡輜重弱累自隨滑臺戍主
寧遠將軍東郡太守王景度馳告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毛德祖成
虎牢遣司馬翟廣率參軍龐詒上黨太守劉談之等步騎三千拒
之軍次卷縣土樓虜徙營滑臺城東二里造攻具日往脅城德祖

以滑臺戍人少使翟廣募軍中壯士遣寧遠將軍劉芳之率領助景度守芳之將八十餘人突得入城德祖又遣討虜將軍弘農太守竇應明領五百人建武將軍竇霸領二百五十人並以水軍相繼發咸受翟廣節度初亡命司馬楚之等常藏竄陳留郡界虜既南渡馳相要結驅扇壇場大為民患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率五百人據邵陵將劉憐領二百騎至雍丘以防之楚之於白馬縣襲憐為憐所破會臺送軍資至憐往迎之而酸棗民王玉知憐南馳以告虜虜將滑稽領千乘襲倉垣兵吏悉踰城散走陳留太守嚴慢為虜所獲虜即用王玉為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十一月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竇應明擊虜輜重於石濟破之殺賊五百餘人斬其戍主缺連內頭張索兒等缺思明自石濟赴滑臺聞城

已沒遂進屯尹卯竇霸馳就翟廣虜既剋滑臺并力向廣等力不敵引退轉鬪而前二日一夜裁行十許里虜步軍續至廣等矢盡力竭大敗廣霸談之等各單身迸還虜乘勝遂至虎牢德祖出步騎欲擊之虜退屯土樓又退還滑臺長安魏昌藍田三縣民居在虎牢下德祖皆使入城虜別遣黑稍公率三千人至河陽欲南渡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河陰令竇晃五百人戍小壘緱氏令王瑜四百人據監倉鞏令臣琛五百人固小平參軍督護張季五百人屯牛蘭又遣將領馬隊與洛陽令楊毅合二百騎緣河上下隨機赴接十二月虜置守於洛川小壘德祖遣翟廣馳往擊之虜退走廣安立守防脩治城塢復還虎牢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領步騎五百據項又遣司馬徐瓊繼之臺遣將輔伯遣姚珍杜坦梁靈宰等水步諸軍續進徐州刺史王仲德率軍次湖陸黑稍

公遣長史將千人逼寶見楊毅見等逆擊禽之生獲二百人其後鄭兵將軍五千騎掩襲見等黑稍渡與并力四面攻壘見等力少衆散見毅皆被重創虜將安平公鵠青二軍七千人南渡於碣磔東下至泗濱口去尹卯百許里兗州刺史徐琰委軍鎮走於是太山諸郡並失守鄭兵與公孫表及宋兵將軍交州刺史交阯侯普幾萬五千騎復向虎牢於城東南五里結營分步騎自成臯開向虎牢外郭西門德祖逆擊殺傷百餘人虜退還保營鎮北將軍檀道濟率水軍北救車騎將軍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三千人就豫州刺史劉粹量宜赴援少帝景平元年正月鄭兵分軍向洛攻小壘小壘守將寶見拒戰陷汝河南太守王洸之棄金墉出奔自虜分軍向洛德祖每戰輒破之嗣自率大眾至鄴鄭兵既剋金墉復還虎牢德祖於城內穴城入七丈二道出城外又分作

六道出虜陣後募敢死之士四百人參軍范道基率二百人爲前驅參軍郭王符劉規等以二百人爲後係出賊圍外掩襲其後虜陣擾亂斬首數百級焚燒攻具虜雖退散隨復更合虜又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安平公涉歸幡能健越兵將軍青州刺史臨苗侯薛道千陳兵將軍淮州刺史壽張子張模東擊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冠軍將軍青州刺史竺夔鎮東陽城聞虜將至歛衆固守龍驤將軍濟南太守垣苗率二府郡文武奔就夔夔與將士盟誓居民不入城者使移就山阻燒除禾稼令虜至無所資虜衆向青州前後濟河凡六萬騎三月三萬騎前追脅城內文武一千五百人而半是羌蠻流雜人情駭懼竺夔夜遣司馬車宗領五百人出城掩擊虜衆披退閒三日虜步騎悉至繞城四圍列陣十餘里至晡退還安水結營去城二十里大治攻具日日分步騎常來逼城夔

夜使殿中將軍竺宗之參軍賈元龍等領百人於楊水口兩岍設伏虜將阿伏斤領三百人晨渡水兩岍伏發虜騎四迸殺傷數十人臬阿伏斤首虜又進營水南去城西北四里嗣自鄴遣兵益虎牢增圍急攻鄭兵於虎牢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於許昌車騎將軍王玄謨領千人助元德守與元德俱散敗虜卽用潁川人庾龍爲潁川太守領騎五百并發民丁以戍城德祖出軍擊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虜數百會鄭兵軍從許昌還合圍德祖大敗失甲士千餘人退還固城嗣又於鄴遣萬餘人從白沙口過河於濮陽城南寒泉築壘朝議以項城去虜不遠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若沈叔狸已追亦宜且追粹以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便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便退時李元德率散卒二百人至項劉粹便助高道瑾

戍請宥其奔敗之罪朝議並許之檀道濟至彭城以青司二州並急而所領不多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先救青州竺夔遣人出城作東西南塹虜於城北三百餘步鑿長圍夔遣參軍閻茂等領善射五十人依牆射虜虜騎數百馳來圍牆內納射固牆死戰虜下馬步進短兵接城上弓弩俱發虜乃披散虜遂填外塹引高樓四所蝦蟇車二十乘置長圍內夔先鑿城北作三地道令通外塹復鑿裏塹內去城二丈作子塹遣三百餘人出地道欲燒虜攻具時回風轉爛火不得燃虜兵矢橫下士卒多傷斂衆還入虜填三塹盡平唯餘子塹蝦蟇車所不及虜以撞攻城夔募人力於城上係大磨石堆之又出於子塹中用大麻組張骨骨攻車近城從地道中多人力挽令折虜復於城南掘長圍進攻逾急夔能持重垣苗有膽幹故能堅守移時然被攻日久城轉毀壞戰士多

死傷餘衆困乏且暮且陷檀道濟王仲德兼行赴之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庾龍奔進將宋晃追躡斬龍首元德因苗綏撫并上租糧虜悅勃大肥率三千餘騎破高平郡所統高平方與住城金鄉抗父等五縣殺畧二千餘家殺其男子驅虜女弱交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卒不敢出冠軍將軍申宣戍彭城去高平二百餘里懼虜至移郭外居民并諸營署悉入小城嗣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鄭兵攻虎牢塞兩塹德祖隨方抗拒頗殺虜而將士稍零落四月壬申虜聞道濟將至焚燒器械棄青州走竺夔上言東陽城被攻毀壞不可守移鎮長廣之不期城下夔固守以功進號前將軍封建陵縣男人長邑四百戶夔字祖李東莞人也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副率大衆主虎牢停三日自督攻城不能下回軍向洛陽留三千人益鄭兵信洛數日渡河北歸虜安平公等諸軍從青

州退還逕趨滑臺檀道濟王仲德步軍乏糧追虜不及道濟於泰山分遣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虜已遠還就道濟共裝治水軍虜安平公諸軍就滑臺西就鄭兵共攻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勁兵戰死殆盡而虜增兵轉多虜撞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仍舊爲四賊撞三城已毀共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死者大半德祖恩德素結衆無離心德祖昔在北與虜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畧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鄭兵云表與之連謀每益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鄭兵鄭兵倍疑之言於嗣誅表虜衆盛檀道濟諸救軍竝不敢進劉粹據項城沈狸屯高橋二十一日虜作地道偷城內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至其月二十三日人馬渴乏饑疫體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虜因急攻遂剋虎牢自德祖及翟廣竇霸

凡諸將佐及郡守在城內者皆見囚執唯上黨太守劉談之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與此城并命義不使此城亡而身在也嗣重其固守之節勒眾軍生致之故得不死司空徐羨之尚書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表曰去年逆虜縱肆陵暴河南司州刺史臣德祖竭誠盡力抗對強寇孤城獨守將涉暮年救師淹緩舉城淪沒聖懷垂悼遠近嗟傷陛下殷憂諒闇委政自下臣等謀猷淺蔽託付無成遂令致節之臣抱忠傾覆將士殲辱王畧虧挫上墜先規下貽國耻稽之朝典無所辭責雖有司撓筆未加準繩豈宜尸祿昧安殊寵乞蒙屏固以申國法不許德祖榮陽南武陽人也晉末自鄉里南歸初爲冠軍參軍輔國將軍道規爲荊州德祖爲之將佐復爲高祖太尉參軍高祖北伐以爲王鎮惡龍驤司馬加建武將軍爲鎮惡前鋒斬賊

寧朔將軍趙玄石於柏谷破弘農太守尹雅於梨城又破賊大帥姚難於涇水斬其鎮北將軍姚強鎮惡剋立大功蓋德祖之力也長安平定以爲龍驤將軍扶風太守仍遷秦州刺史將軍如故時佛佛虜爲寇復以德祖爲王鎮惡征虜司馬尋復爲桂陽公義真安西參軍南安太守將軍如故復徙馮翊太守高祖東還以德祖督司州之河東平陽二郡諸軍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并州刺史劉遵考戍蒲坂長安不守合部曲還彭城除世子中兵參軍將軍如故又除督司州之河東平陽河北雍州之京兆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九郡軍事榮陽太守將軍如故又加京兆太守高祖踐阼進號冠軍論前後功封觀陽縣男食邑四百戶又除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元嘉六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五世祖大明元年以德祖弟子廕

祚第二息詡之紹德祖封虜旣剋虎牢留兵居守餘衆悉北歸少
帝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均節
在危無撓古之忠烈無以加之可追贈給事中并存卹遺孤以慰
存亡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卽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
斛賜給文士顏延之爲誄焉龍驤將軍兗州刺史徐琰東陽太守
王景度竝坐失守鉗髡居作琰五歲景度四歲時宣威將軍賴川
太守李元德成許昌仍除滎陽太守督二郡軍事其年十一月虜
遣軍并招集亡命攻逼許昌城以土人劉遠爲滎陽太守李元德
欲出戰兵仗少至夜悉排女牆散潰元德復奔還項城虜又圍汝
陽太守王公度將十餘騎突圍奔項城虜又破邵陵縣殘害二千
餘家盡殺其男丁驅畧婦女一萬二千口劉粹遣將姚聳夫率軍
助守項城又遣司馬徐瓊五百人繼之虜掘破許昌城又毀壞鍾

離城以立疆界而還嗣死謚曰明元皇帝子燾字佛狸代立母杜
氏冀州人入其宮内生燾燾年十五六不爲嗣所知遇之如僕隸
嗣初立慕容氏女爲后又娶姚興女竝無子故燾得立壯健有筋
力勇於戰鬪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冑元嘉五
年使大將吐伐斤西伐長安生禽赫連昌中山王安定封昌爲公
以妹妻之昌弟赫連定在隴上吐伐斤乘勝以騎三萬討定定設
伏於隴山彈箏谷破之斬吐伐斤盡坑其衆定率衆東還後剋長
安燾又自攻不剋乃分軍戍大城而還燾常使昌侍左右常共單
馬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謂昌不可親燾曰天命有
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復攻長安剋之定西走爲吐谷渾慕瓚所
禽赫連氏有名衛臣者種落在朔方塞外部落千餘戶朔方以西
西至上郡東西千餘里漢世徙謫民居之土地良沃苻堅時衛臣

入塞寄田春來秋去堅雲中護軍賈雍掠其田者獲生口馬牛羊
堅悉以還之衛臣感恩遂稱臣人居塞內其後漸強盛衛臣死子
佛佛驍猛有謀算遠近雜種皆附之姚興與相抗興覆軍喪衆前
後非一關中爲之傷殘高祖入長安佛佛震懾不敢動高祖東還
卽入寇北地安西將軍義真之歸也佛佛遣子昌破之青泥俘囚
諸將帥遂有關中自稱尊號號年曰真興元年京兆人韋玄隱居
養志有高名姚興備禮徵不起高祖辟爲相國掾宋臺通直郎又
並不就佛佛召爲太子庶子玄應命佛佛大怒曰姚興及劉公相
徵召並不起我有命卽至當以我殊類不可理其故耶殺之元嘉
二年佛佛死昌立至是爲熹所兼熹西定隴右東滅黃龍海東諸
國並遣朝貢太祖踐祚使有志北畧七年三月詔曰河南中國多
湮沒非所遺黎■炭每用矜懷今民和年豐方隅無事宜時經理

以固疆場可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
兖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宏精騎八千直指虎牢
豫州刺史劉德武勁勇一萬以相犄角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可權
假節率見力三萬監征討諸軍事使速備辦月內悉發先遣殿中
將軍田奇銜命告熹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
不關河北熹大怒謂奇曰我生頭髮未燥便聞河南是我家地此
豈可得河南必進軍今權當斂戍相避須冬行地淨河冰合自更
取之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總統羣帥告司兖二州曰夫
王者之兵以義德相濟非徒疆理土地恢廣經畧將以大庇蒼生
保全黎庶是以蒙踐霜雪踰歷險難匡國寧民肅清四表昔我高
祖武皇帝誕膺明命爰造區夏內夷篡逆外寧寇亂靈武紛紜雷
動風舉響軼龍堆聲浮雲朔陵天振地拔山蕩海於是華城肅清

謳歌允集王綱帝典煥哉惟文太和煙熅流澤洋溢中葉諒闇委
政冢宰黠虜乘釁侵侮上國遂令司宄良民復蹈非所周鄭遺黎
重隔王化聖皇踐祚重光開朗明哲柔遠以隆中興遐夷慕義雲
騰波涌方將蹈德履信被藝襲文增修業統作規于後勤施洽於
三方惠和雍於北狄夫養魚者除其徧獺育禽者去其豺狼故智
士研其慮勇夫厲其節嘉謀動蒼天精氣貫辰緯莫府忝任稟承
廟算剪爪明衣誓不顧命提吳楚之勁卒總八州之銳士紅旗絳
天素甲奪日虎步中原龍超河渚興雲散雨慰大旱之思弔民伐
罪積後已之情師以順動何征而不克況乎遵養耆昧綏復境土
而已哉昔淮泗初開狡徒縱逸王旅入關羣豎颺扇襄邑之戰素
旗授首平城之役伏尸蔽野支解體分羽翼摧挫加以搆難西虜
結怨黃龍控弦燔滅首尾逼畏蜂屯蟻聚假息旦夕豈復能超蹈

長河以當堂堂之陳哉夫順從貴速歸德惡晚賞褒先附威加後
服是以秦趙羈旅披榛委誠施綬乘軒剖符州郡慕容姚泓恃強
作禍提挈萬里卒嬰鈇鉞皆目前之誠驗徃世之所知也聖上明
發愛恤以道懷二州士民若能審決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黨歸
投軍門者當表言天臺隨才叙用如其迷心不俊竄首巢穴長圍
旣周臨衝四至雖欲壺漿厥篚其可得乎幸加三思詳擇利害彥
之進軍虜悉斂河南一戍歸河北太祖以前征虜司馬南廣平太
守尹沖爲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二郡諸軍事
奮威將軍司州刺史戍虎牢十一月虜大衆南渡河彥之敗退洛
陽滑臺虎牢諸城竝爲虜所沒尹沖及司馬滎陽太守崔模抗節
不降投塹死沖字子順天水冀人也先爲姚興吏部郎與興子廣
平公弼結黨欲傾興太子泓泓立沖與弟弘俱逃叛南歸至是追

贈前將軍太祖與江夏王義恭書曰尹冲誠節志槩繼蹤古烈以
爲傷惋不能已已上以滑臺戰守彌時遂至陷沒乃作詩曰逆虜
亂疆場邊將嬰寇仇堅城效貞節攻戰無蹙休覆藩不可拾離機
難復收勢謝歸塗單於焉見幽囚烈烈制邑守舍命蹈_前脩忠臣
表年暮貞柯見嚴秋楚莊投袂起終然報強讐去病辭高館卒獲
舒國憂戎事諒未殄民患焉得瘳撫劒懷感激志氣若雲浮願想
凌扶搖弭旆拂中州瓜牙申威靈帷幄騁良籌華胥混殊風率土
浹王猷惆悵懼遷逝北顧涕交流其後熹又遣使通好并求婚姻
太祖每依違之十七年熹號太平真君元年十九年虜鎮東將軍
武昌王宜勒庫莫提移書益梁二州往伐仇池侵其附屬而移書
越詣徐州曰我大魏之興德配二儀與造化並立夏殷以前功業
尚矣周秦以來赫赫堂堂_{再耀}先代逮我烈祖重之聖明應運龍

飛廓清燕趙聖朝承主業之資奮神武之畧遠定三秦西及葱嶺
東平遼碣海隅復從北暨鍾山萬國納貢威風所扇想彼朝野備
聞威德往者劉石苻姚遞據三郡司馬琅邪保守揚越綿綿連連
綿歷年紀數窮運改宋氏受終仍晉之舊遠通聘享故我朝庭解
甲息心東南之畧是爲不欲違先故之大信也而彼方君臣苞藏
禍心屢爲邊寇去庚午年密結赫連侵我牢洛致師徒喪敗舉軍
囚俘我朝廷仁弘不窮人之非不遂人之過與彼交和前好無改
昔南秦王楊玄識達天運於大化未及之前度越赫連遠歸忠款
玄旣卽世弟難當忠節愈固上請納女連婚宸極任土貢珍自比
內郡漢南白雉登俎御羞朝廷嘉之授以專征之任不圖彼朝計
疆場之小疵不相關移竊興師旅亡我賓屬難當將其妻子及其
同義告敗關下聖朝撫然顧謂羣臣曰彼之違信背和與牢洛爲

三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磬聲
之臣助難當報復使持節侍中都督雍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
建興公吐奚愛弼率南秦王楊難當自祁山南出直衝建安令南
秦自遣信臣招集舊戶使持節侍中都督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安
西將軍敬開府儀同三司淮陰公皮豹子員外散騎常侍平南將
軍南益州刺史建德公庫拔阿浴河引出斜谷阨白馬之險散騎
常侍安南將軍雍州刺史南平公娥後延出自駱谷直截漢水冠
軍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建平公宗爨使持節員外散騎常侍
冠軍將軍梁州刺史順陽公劉買德平遠將軍永安侯若干內亦
千出自子午東襲梁漢使持節侍中都督荆梁南雍三州諸軍事
領護南蠻校尉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故晉譙王
司馬文思寧遠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魯軌南趨荊州使持節都

督洛豫州及河內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王直
勒它大翰爲其後繼使持節侍中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領護
西戎校尉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晉琅邪王司馬
楚之南趣壽春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
軍徐兗二州刺史東安公刁雍東趣廣陵南至京口使持節侍中
都督青兗徐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故晉
元顯子司馬天助直趣濟南十道並進連營五千步騎百萬隱隱
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潰以此奮擊何堅不摧邵陵踐土區區齊
晉尚能克勝強楚以致一匡况大魏以沙漠之突騎兼咸夏之勁
卒哉若衆軍就臨將令南海北汎江湖南溢高岸墊爲浦澤深谷
積爲丘陵晉餘黎民將雲集霧聚仇池之師旣隴山谷之中何能
自固彼之所謂肆忿於目前之小得以至於敗亡之大失也昔信

陵君濟窮鳩之危義士歸之故我朝廷欲救難當投命之誠爲此舉動旣而愛惜前好猶復沈吟多殺生之在一亡十仁者之所不爲吾等別愛後自馳檄相警書若攝兵還反復南秦之國則諸軍同罷好穆如初若距我義言很悞遂往敗國亡身必成噬臍之悔望所列上彼朝惠以報告徐州答移曰知以楊難當投命告敗北之窮鳩欲動衆以相存拯救危恤難有國者之所用心雖然移書之言亦已過矣何者楊氏先世以來受晉爵號修職守藩爲我西服十載之中再造逆亂號年建義猖狂妄作爲臣不忠宜加誅討又知難當稱臣彼國宜是顧畏首尾兩屬求全果是純臣服事於魏何宜與人和親而聽下縱逸昔景平之末國祚忠微彼乘我內難侵我耳竟是以七年治兵義在經畧三帥涉河秋毫不犯但崇此信誓下負約言耳彼伺我軍仍相掩襲俘我甲士翦我邊

民是彼有兩曲我有二直也司馬楚文思亡命竄伏魯軌刁雍寔爲蠱尾而擁其逋逃開其壇場元顯無子焉得天助謬稱假託何足以云又譏竊興師旅不相關移若如來言又非所受黃龍國王受我正朔且渠茂虔父子歸款彼皆殘滅俘馘豈有先言況仇池奉晉十世事宋三葉尤伐所加何傷於彼僕聞師曲爲老義作亂雄言貴稱情不在夸大移書本詰梁益而謬來鄙府大人不遠幸無過談二十年燾以國授其太子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平暴除逆掃清不順武功旣昭而文教未闡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軍國異容宜定制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附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成其祿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諸朕功臣勲勞日久皆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願神養壽朝請

隨時饗宴朕前論道陳謀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
太子嗣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被列職皆取後進明能廣
啟選才之路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
之不如今主者明爲科制宣敕施行於是王公以下上書太子皆
稱臣首尾與表同唯用白紙爲異是歲燾伐芮芮虜大敗而還死
者十六七不聽死家發哀犯者誅之二十三年虜安南平南府又
移書兗州以南國僑置州不依城土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
區兗州荅移曰夫皇極肇建寔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載實稟冲和
之氣故司牧之功宣於上代仁義之道興自諸華在昔有晉混一
區宇九譯承風遐戎嚮附永嘉入御天綱地裂石容苻姚遞乘非
據或棲息趙魏或保聚邠岐我皇宋屬當歸曆受終晉氏北臨河
濟西盡咸沂弔民伐罪流澤五節魏爾時祇德悔禍思用和輯交

通使命以祈天衷來移所謂分疆畫境其惡久定者也俄而不恒
其信虞我國憂侵牢及洛至于清濟往歲入河且欲綏理舊城是
以頓兵南澨秋毫無犯軍師不能奉遵廟算保有成功回旆之日
重失司寇來移云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無分民
德之休明四方緼負昔周道方隆靈臺初構民之附化八十萬家
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棄已縱威肆虐老弱無遺詳觀今古畧
聽輿誦未有窮凶以延期安忍而懷衆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則
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往年貴主獻願書云強者爲雄斯則棄德任力
逆行倒施有一於此何以能振復以加欲游獵具區觀化南國今治
道方融遠人必至開館飾邸則六司存來歲元辰天人協慶鸞旗
省方東巡稽嶺若欲邀恩宜赴茲會懷德貴蚤無或後期又稱馳
獵積年野無飛伏此邦解網舍箭矜蠲育穀七澤八藪禽獸豐碩

虞侯蒐算義非所恡三代肆覲其典雖缺呼韓入漢厥儀猶全饋
餼之秋每存豐厚先是虜中謠言滅虜者吳也燾甚惡之二十三
年北地瀘水人蓋吳年二十九於杏城天台舉兵反虜諸戎夷普
並響應有衆十餘萬燾聞吳反惡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吳上表
歸順曰自靈祚南遷禍纏神土二京失統豹狼縱毒蒼元蹈犬噬
之悲舊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杖義因機乘寇虜天亡之期藉
二州思奮之憤故創迹天台爰暨成雍義風一鼓率土響同威聲
旣張士卒效勇師不崇朝羣狡震震殄逆鱗於函關掃凶迹於秦
土非仰協宋靈俯允羣願焉能若此劫者哉今平城遺虐連兵大壇
東西狼顧威形莫按長安孤危河汾不戍平陽二孽世連土宇擁
率部落控弦五萬東屯潼塞任質雷門私署安西將軍常山白廣
平練甲高平進師汧隴北漠護軍結駟連騎提戈載驅胡蘭洛生

等部曲數千擬擊僞鎮闔境顛顛仰望皇澤伏願陛下給一旅之
衆北陵河陝賜臣威儀兼給戎械進可以厭捍凶寇覆其巢窟退
可以宣國威武鎮御舊京使中都冇鳴鸞之響荒餘懷來蘇之德
謹遣使人趙綰馳表丹誠燾遣軍屢敗乃自率大衆攻之吳又上
表曰臣聞天無二日地無二主昔中都失統九域分崩群凶丘列
於天邑飛鸚鴟目於四海先皇慈懷內發愍及戎荒翦僞羌於長
安雪黎民之荼炭政教旣被民始寧蘇天未忘難禍亂仍起獫狁
侏張侵暴中國使長安爲豺狼之墟鄴洛爲蜂蛇之藪縱毒生民
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歎憤傾首東望仰希拯接咸同旱苗之
待天澤赤子之望慈親臣仰恩天時以義伐暴輒東西結連南北
樹黨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馮威靈千里雲集冀廓除榛莽以待
王師義夫始臻莫不瓦解虜主二月四日傾資倒庫與臣連營接

刃交鋒無口不戰獲賊過半伏屍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接
若天威既震足使姦虜潰亡遺民小大咸蒙生造太祖詔曰北地
蓋吳起衆秦川華戎響附奮其義勇頻煩克捷屢遣表疏遠效忠
款志梟逆虜以立勲績宜加爵號褒獎乃誠可以爲使持節都督
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
相援接燾攻吳大小數十戰不能剋太祖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統
郡及金紫以下諸將印合一百二十一紐與吳使隨宜假授屠各
反叛吳自攻之爲流矢所中死吳弟吾生率餘衆入木面山皆尋
破散其年太原民顏白鹿私行入荒爲虜所錄相州刺史欲殺之
白鹿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相州刺史送白鹿至桑乾燾
喜曰我外家也使其司徒崔浩作書與驥使司徒祭酒王琦齎書
隨白鹿南歸遣從弟高梁王以重軍延驥入太原界攻冀州刺史

申恬於歷城恬擊破之杜驥遣其寧朔府司馬夏侯祖歡中兵參
軍吉淵馳往赴援虜破畧太原得二千餘口牛六千餘頭尋又寇
交青冀三州遂及清東殺畧甚衆太祖思弘經畧詔羣臣曰吾少
覽篇籍頗愛文義遊玄翫采未能息卷自纓紉世務情兼家國徒
存日昊終有慙德而區宇未一師饑代有永言斯瘼彌于其慮如
疲疾稍增志隨時往屬思之功與事而廢殘虐遊魂齊民塗炭乃
眷北顧無忘弘拯思總羣謀掃清逋逆感慨之來遂成短韻卿等
體國情深亦當義篤其懷也詩曰季父鑿禍先辛生識機始崇替
非無徵興廢要有以自昔淪中畿儵焉盈百祀不覩南雲陰但見
胡風起亂極治必形塗泰由積否方欲滌遺氛矧乃穢邊鄙眷言
悼斯民納隍良在已逝將振宏羅一麾同文軌時乎豈再來河清
難久俟駘駘安尚步騏驎志千里梁傳畜義心伊相抱深耻賞契

將誰寄要之二三子無令齊晉朝取愧鄒魯士時堽場之民多相
侵盜二十五年虜寧南將軍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庫辰樹蘭移書
豫州曰僕以不德荷國榮寵受任邊州經理民物宣播政化鷹揚
萬里雖盡節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情上達也此者以來邊
民擾動互有反逆無復爲害自取誅夷死亡之餘雉菟逃竄南入
宋界聚合逆黨頻爲寇掠殺害良民畧取資財大爲民患此之界
苟與彼通連兩民之居烟火相接來往不絕情僞繁興是以南奸
北入北姦南叛以類推之日月彌甚姦宄之人數得侵盜之利雖
加重法不可禁止僕常申令境局料其姦源而彼國牧守縱不禁
御是以遂至滋蔓寇擾堽場譬猶蚤虱疥癬雖爲小疴令人終歲
不安當今上國和通南北好合唯邊境民庶要約不明自古列國
封疆有畔各自禁斷無復相侵如是可以保之長久垂之永世故

上表臺閣馳書明曉自今以後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過自非聘
使行人無得南北邊境之民煙火相望雞狗之聲相聞至老死不
相往來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歸彼亡此致則自我國家所望於
仁者之邦也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荅移曰知以邊氓擾動
多有叛逆欲杜絕姦宄兩息民患又欲迭迭奔亡禁其來往申告
嘉貺實獲厥心但彼和好以來矢言每缺侵軼之弊屢違義舉任
情背畔專肆暴畧豈唯竊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頃誅討蠻髦事止
畿服或有狐奔鼠竄逃竄北境而輒便苞納待之若舊資其糧仗
縱爲寇賊往歲擅興戎旅禍加孩耄罔顧善隣之約不惟堽域之
限來示所云彼竝行之難豐辭盈觀卽事違實與嫌長亂寔彼之
由反以爲言將違躬厚之義堽場之民有自來矣且相期有素本
不介懷若於本欲消姦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謹封守斥遣諸亡驚

蹄逸鏃不妄入境則邊城之下外戶不閉王制嚴明豈當獨負來信若亡命奔越侵盜彼民斯固刑之所取無勞遠及自荷閩外思聞皇猷每申敕守宰務敦義讓往誠未布能不愧作當重約示以副至懷二十七年熹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初熹欲爲邊寇聲云獵於梁川太祖慮其侵犯淮泗迺敕邊戍小寇至則堅守拒之大衆來則拔民戶歸壽陽諸戍偵候不明虜奄來入境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鄭緄綏遠將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郭道隱竝棄城奔走虜掠抄淮西六郡殺戮甚多攻圍懸瓠城城內戰士不滿千人先是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徐遵之去郡南平王鐸時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郡事憲嬰城固守熹盡銳以攻之憲自登郭城督戰起樓臨城飛矢雨集衝車攻破南城憲於內更築扞城立柵以補之虜肉薄攻城死者甚衆憲將士死傷亦過半熹唯恐

壽陽有救兵不以彭城爲慮熹遣從弟永昌王庫仁真步騎萬餘將所畧六郡口北屯汝陽時世祖鎮彭城太祖遣隊主吳香鑪乘驛敕世祖遣千騎齎三日糧襲之世祖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衆議舉別駕劉延孫爲元帥延孫辭不肯行舉參軍劉泰之自代世祖以問司馬王玄謨長史張暢暢等竝贊成之乃分爲五軍以泰之爲元帥與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園左常侍杜幼文五人各領其一謙之領泰之軍嗣殿中參軍程天祚督戰至譙城更簡閱人馬得精騎千一百匹直向汝陽虜不意奇兵從北來大營在汝陽北去城三里許泰之等至虜都不覺馳入襲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營內有數區檀屋屋中皆有帳器仗甚精食具皆是金銀帳內諸大主師悉殺之諸亡口悉得東走大呼云官軍痛與手虜衆一時奔散因追

之行已經日人馬疲倦引還汝南城內有虜一幢馬步可五百登城望知秦之無後繼又有別帥鉅鹿公餘嵩自虎牢至因引出擊秦之秦之軍未食且戰已疲勞結陣未及定垣謙之先退因是驚亂棄仗奔走行迷道趨澗水水深岸高人馬悉走水爭渡秦之獨不去曰喪敗如此何而復還下馬坐地爲虜所殺肇之溺水死天祚爲虜所執謙之定幼文及將士免者九百餘人馬至者四百匹世祖降安北之號爲鎮軍將軍玄謨延孫免官暢免所領沛郡謙之伏誅定幼文付尚方燾初聞汝陽敗又傳彭城有係軍大懼謂其衆曰但聞淮南遣軍乃復有奇兵出今年將墮人計中卽燒攻其欲走會秦之死問續至乃停壽陽遣劉康祖救懸瓠燾亦遣任城公拒康祖與戰破之斬任城燾攻城四十二日不拔死者甚多任城又死康祖救軍漸進乃委罪大將多所斬戮倍道奔走太祖

嘉憲固守詔曰右軍行參軍行汝南新蔡二郡軍事陳憲盡力捍禦全城摧寇忠敢之效宜加顯擢可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又以布萬匹委憲分賜汝南城內文武吏民戰守勤勞者燾雖不剋懸瓠而虜掠甚多南師屢無功爲燾所輕侮與太祖書曰彼前使間諜該略姦人竊聞朱脩之申謨近復得胡崇之敗軍之將國有常刑乃皆用爲方州虞我之際以自慰慶得我普鍾蔡一豎子何所損益無異得我舉國之民厚加奉養禽我卑將衛拔非其身各便鑣腰苦役以辱之觀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來非一朝一夕也頃關中益吳返逆扇動隴右氏羌彼復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順從爲大丈夫之法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詿引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人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

後得我民戶邪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
輸之攝守南度如此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敷方鎮刺史守
宰嚴供張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頃者往索
真珠璫畧不相與今所馘截髑髏可當幾許珠璫也彼往日北通
芮芮西結赫連蒙遜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
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芮芮吳提以死其子菟害真襲其凶迹以
今年二月復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
往取以彼無足故不先致討諸方已定不復相釋我往之日彼作
何方計爲塹城自守爲築垣以自鄣也彼土小雨水便迫掖彼能
水中射我也我顯然往取揚州否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謀我已
禽之放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旣
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敵也

彼常願欲共我一過交戰我亦不擬復不是符堅何時與彼交戰
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驅來不好
者盡刺殺之近有穀米我都噉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日
邪彼吳人正有所營伎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雖彼軍三里
安邏使首尾相次募人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頭何得不輸
我也彼謂我攻城日當掘塹圍守欲出來斫營我亦不近城圍彼
止築隄引水灌城取之彼揚州城南北門有兩江水此二水引用
自可如人意也知彼公時舊臣都已殺盡彼臣若在年幾雖老猶
有智策今已殺盡豈不天資我也取彼亦須我兵刃此有能祝婆
羅門使鬼縛彼送來也此後復求通和聞太祖有北伐意又與書
曰彼此和好居民連接爲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民其有往者
復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即使驅還自天地啟闢以來爭天

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傖人謂換易為博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其年大舉北討下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驅逼遺氓復規竊暴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謫因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并陳苒苒此春因其來掠掩襲巢窟種落畜牧所亡大半連歲相持于今未解又猜虐互發親黨誅殘根本危敝自相殘殄苒苒間使適至所說竝符遠輸誠款誓為犄角遐邇注情旣宜赴獎且水雨豐澍舟楫流通經畧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太子步兵校尉沈

慶之鎮軍咨議參軍申坦等戈船一萬前驅入河使持節督青冀幽三州徐州之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霄城侯蕭斌推三齊之鋒為之統帥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總四州之衆水陸竝驅太子左衛率始興縣五等侯臧質勒東宮禁兵統驍騎將軍安復縣開國侯王方回建武將軍安蠻司馬新康縣開國男劉康祖右軍參軍事梁坦步騎十萬逕造許洛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南平王鐸悉荆河之師方軌繼進東西齊舉宜有董一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領司徒錄尚書太子太傅國子祭酒江夏王義恭德望兼崇風畧遐被卽可三府文武并被以中儀精卒出次徐方為衆軍節度別府司空府使所篤諸鎮各遣虎旅數道爭

先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綏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北秦三州
刺史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
弘宗連旗深入震盪汧隴護軍將軍封陽縣開國侯蕭思話部龍
驤將軍枝坦寧遠將軍竟陵太守南城縣開國侯劉德願籍荆雍
之勁攬羣師之銳宜由武關稜威震彥指授之宜委司空義宣議
量是歲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
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獻私財至數十萬者又以兵力不足尚書
左僕射何尚之參議發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
職從事及仕北徐兖爲皇弟皇子從事庶姓主簿諸皇弟皇子府
參軍督護國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發例其餘悉倩暫行征符
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
不問所從若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

軍用不克揚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資滿五千萬僧尼滿二
千萬者竝四分換一過此率討事息卽還歷城建武府司馬申元
吉率馬步闕餘人向碭礮取泗濱口虜礮礮戍主濟州刺史王買
德憑城拒戰元吉破之買德棄城走獲奴婢一百四十口馬二百
餘匹驢騾二百牛羊各千餘頭氈七百領籠細車三百五十乘地
倉四十二所粟五十餘萬斛城內居民私儲又二十萬斛虜田五
穀三百頃鐵三萬斤大小鐵器九千餘口餘器仗雜物稱此玄謨
攻滑臺不剋燾自率大衆渡河玄謨敗走燾從弟永昌王庫仁真
發關西兵趨汝潁從弟高梁王阿斗涅自青州道燾自碭礮竝南
出諸鎮悉斂民保城其十一月至鄒山鄒山戍主宣威將軍魯陽
平二郡太守崔耶利敗沒燾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
遣楚王樹洛真南康侯杜道雋進軍清西至蕭城步尼公進軍清

東至留城世祖遣參軍馬文恭至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至留城竝爲覘候蕭城虜偃旗旌文恭斥候不明卒與相遇乃捨汴趣南山東至山而虜圍合文恭戰敗僅以身免玄敬亦與留城虜相值幢主華欽繼其後虜望玄敬後有軍引去趨苞橋至欲渡清河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虜謂官軍大至爭渡苞水水深溺死殆半先是燾遣員外散騎侍郎王老燾乘驛就太祖乞黃甘太祖餉甘十簿甘庶千挺并就求馬曰自頃歲成民阜朝野無虞春末當東巡吳會以盡游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洲之苑舟楫雖盛寡於良駟想能惠以逸足令及此行老燾受命未出境虜兵深入乃錄還虜又破尉武戍執戍主左軍長兼行參軍王羅漢先是南平王鐸以三百人配羅漢出戍而尉武東北有小壘因據之或曰賊益不足自固南依甲林寇至易以免羅漢

以受命來此不可輒去是日虜攻之矢盡力屈遂沒虜法獲生將付其三郎大帥連鎖鎖頸後羅漢夜斷三郎頭抱鎖亡走得入盱眙城永昌王破劉康祖於尉武引衆向壽陽自青岡屯孫叔敖冢脅壽陽城又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鐸保城固守燾自彭城南出十二月於盱眙渡淮破胡崇之等軍留尚書韓元興數千人守盱眙自率大衆南向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阿斗塗出山陽永昌王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殘害燾至瓜步壞民屋宇及伐蒹葦於滁口造軍筏聲欲渡江太祖大具水軍爲防禦之備初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向彭城至小澗虜已斷道召還與左軍將軍尹弘守橫江少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黃門侍郎蕭元崑守裨洲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泰容守新洲下征北中兵參軍事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蒜山諮議參軍沈曇

慶守北固尚書褚湛之先行京陵仍守西津徐州從事史蕭尚之
守練壁征北參軍管法祖守譙山徐州從事武仲河守博落尚書
左丞劉伯龍守採石尋遷建武將軍淮南太守仍總守事遊邏上
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畔自採石至于旣陽六七百
里船艦蓋江旗甲星燭皇太子出戍石頭城前將軍徐湛之守石
頭倉城都水使者樂詢尚書水部郎劉淵之竝以裴治失旨付建
康乘輿數幸石頭及莫府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狸伐頭者封八
千戶開國縣公賞布絹各萬匹金銀各百斤斬其子及弟僞相大
軍主封四百戶開國縣侯布絹各五千疋自此以下各有差又募
人賫治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虜竟不能傷燾鑿瓜步山爲盤道
於其頂設氈屋燾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
三十斗遣使餉太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竒餉以

珍羞異味燾得黃甘卽噉之并大進鄴酒左右有耳語者疑食中
有毒燾不荅以手指天而以孫兒示竒曰至此非唯欲爲功名實
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豪又求嫁女與世祖二
十八年正月朔燾會于山上并及土人會竟掠民戶燒邑屋而去
虜初緣江舉烽火尹弘曰六夷如此必走正月二日果退初太祖
聞虜寇逆焚燒廣陵城府船乘使廣陵南沛二郡太守劉懷之率
人民一時渡江虜以海陵多陂澤不敢往山陽太守蕭僧珍亦斂
居民及流奔百姓悉入城臺送糧仗給盱眙賊逼分留山陽又有
數萬人攻具當往滑臺亦留付郡城內垂萬家戰士五千餘人有
白米陂去郡數里僧珍逆下諸處水注令滿須賊至決以灌之虜
旣至不敢停引去自廣陵還因攻盱眙盡銳攻城三十日不能剋
乃燒攻具退走壽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畧不可稱計而

其士馬死傷過半國人竝尤之是歲燾病死謚爲太武皇帝初燾有六子長子晃字天真爲太子次曰晉王燾所住屠蘇爲疾雷擊屠蘇倒見獸殆死左右皆號泣晉王不悲燾怒賜死次曰秦王烏弈肝與晃對掌國事晃疾之愬其貪暴燾鞭之二百遣鎮枹罕次曰燕王次曰吳王名可博真次曰楚王名樹洛真燾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諸營鹵獲甚衆燾歸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燾燾乃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罩以鐵籠尋殺之以烏弈肝有武用以爲太子會燾死使嬖人宗愛立博真爲後宗愛博真恐爲弈肝所危矯殺之而自立號年承平博真懦弱不爲國人所附晃子濬字烏雷直勤素爲燾所愛燕王謂國人口博真非正不宜立直懃嫡孫應立耳乃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濬爲主號年爲正平先是虜寧南將軍魯爽兄弟率衆歸順二十九年太祖更遣

張永王玄謨及爽等北伐青州刺史劉興祖建議伐河北曰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伐罪弔民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關內之衆裁足自守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已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資因爲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發三千兵假別駕崔勲之振威將軍領所發隊并二州望族從葢柳津直衝中山申坦率歷城之衆可有二千駱驛俱進較略二軍可七千許人旣入其心腹調租發車以克軍用若前驅乘勝張永及河南衆軍便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愚計謬允宜竝建司牧撫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嶺冀州刺史向井陘并州刺史屯雁門幽州刺史塞軍都相州刺史備大行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濟河

之日請大統版假常忿將率憚於深遠勲之等慷慨之誠誓必死效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不納玄謨攻碣磔不克退還世祖卽位索虜求互市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以爲宜許柳元景王玄謨顧竣謝莊檀和之褚湛之以爲不宜許時遂通之大明二年虜寇青州爲刺史顏師伯所破退走前廢帝永光元年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弘之字弟豆胤代立景和中北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昶單騎奔虜太宗泰始初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逆四方反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亦各舉兵虜謀欲納昶下書曰易稱利用行師書云恭行天罰必觀時而後施因機而後舉故夏伐有扈四海以平晉定吳會萬方以壹今宗室衰微凶難存起國有殺君之逆邦罹崩離之

難起自蕭牆豐流合境僞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交青冀幽七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義陽王昶踵微子之蹤蹈項伯之迹知機體運歸款闕庭朕錫以顯爵班同親舊昶弟湘東王進不能扶危定傾退不能降身高謝阻兵安忍篡位自立旣無闔閭靜亂之功而有無知悖禮之變怠棄三正慢易天常覆敗之徵旣兆危亡之應已著僞江州刺史晉安王復稱大號自立一隅荆郢二州刺史安陸臨海王劉子綏子頊大擅威令不相抵伏徐州刺史彭城鎮主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皆彼之要藩懼及禍難擁衆獨據各無定主仰觀天象俯察人謀六軍燮伐之期率土同軌之日朕承休烈屬當秦運思播靈武廓寧九服豈可得臨萬乘之機邁時來之遇而不討其讎逆振其艱患哉今可分命諸軍以行九伐使

持節征東大將軍安定王直懃伐伏玄侍中尚書左僕射安西大將軍平北公直懃美晨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平北將軍山陽公呂羅漢領隴右之衆五萬沿漢而東直指襄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勃海王直懃天賜侍中尚書令安東大將軍始平王直懃渴言侯散騎常侍殿中尚書令安西將軍西陽王直懃蓋戶千領幽冀之衆七萬濱海而南直指東陽使持節征南將軍京兆王直懃子侍中司徒安南大將軍新建王獨孤侯尼須散騎常侍西平公韓道人領江雍之衆八萬出洛陽直至壽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宜陽王直懃新成侍中太尉征東大將軍直懃馬頭拔羽直征東將軍北平公拔敦及義陽王劉昶領定相之衆十萬出濟交直造彭城與諸軍剋期同到會于秣陵納昶反國定其社稷使荆陽沾德義之風江漢被來蘇之惠邊疆將吏不得因宋亮亂有所侵損以傷

我國家存救之義主者明宣所部咸使聞知稱朕意焉旣而晉安王子勳事平太宗遣張永沈攸之北討薛安都大懼遣使引虜虜遣萬騎救之永攸之敗退虜攻青冀二州竝剋執沈文秀崔道固又下書朕承天序臨御兆民思闡皇風以隆治道而荆吳僭傲跨時一方天降其殃以罰有罪篡戮發於蕭牆毒害嬰於群庶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深體逆順歸誠獻款遭難已久饑饉荐臻或以糊口之功私力竊盜或不識王命藏窟山藪或爲囚徒先被執繫元元之命甚可哀愍其曲赦淮北三州之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以前諸犯死罪以下繫囚見徒一切原遣唯子殺父母孫殺祖父母弟殺兄妻殺夫奴殺主不從赦例若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其初罪今陽春之初東作方興三州之民各安其業以就農桑有饑窮不自存通其市糶之路鎮統之主

懃加慰納遵用輕典以莅新化若緩導失中令民逃亡加罪無縱其普宣下咸使聞知朕意焉此後虜復和親信餉歲至朝廷亦厚相報答泰豫元年虜狹石鎮主白虎公安陽鎮主莫索公貞陽鎮主鶯落生襄陽王桓天生等引山蠻馬步二萬餘人攻圍義陽縣義陽戍司州刺史王瞻遣從弟司空行參軍思遠撫軍行參軍王叔瑜擊大破之虜退走自索虜破慕容蠻馬二萬餘人攻圍義陽據有中國而芮芮虜有其故地蓋漢世匈奴之北庭也芮芮一號大檀又號檀檀亦匈奴別種自西路通京師三萬餘里僭稱大號部衆殷強歲時遣使詣京師與中國亢禮西域諸國焉耆鄯善龜茲姑墨東道諸國竝役屬之無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氈帳爲居隨所遷徙其土地深山則當夏積雪平地則極望數千里野無青草地氣寒涼馬牛齒枯噉雪自然肥健國政疎簡不識文書刻木以

記事其後漸知書契至今頗有學者去北海千餘里與丁零相接常南擊索虜世爲仇讐故朝廷每羈縻之其東有槃槃國趙昌國渡流沙萬里又有粟特國太祖世竝奉表貢獻粟特大明中遣使獻生獅子火浣布汗血馬道中遇寇失之

史臣曰久矣匈奴之與中國竝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寓周無上算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間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姦黠漸著密邇畿封窺候壇場俘民略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摧雖喪五胡遞襲翦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席卷趙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畧欲以苞括宇宙爲念逮于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劔銳控鋒閉重嶮而自固于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蛇輶軒繼路舊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爲

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壹宮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
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寇而兵無勝畧棄師殞衆委甲
橫原指州亘水荆英銳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冤就虜遂蹙境
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稍廣壯騎凌突鳴鏑日至芻
牧年傷禾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書繼塗奔命
相屬青徐兗冀之間蕭然矣而自木末以來竝有賢才狡算妙識
兵權深通戰術屬韃凌厲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群虜至
於狎伐篡偽彌煽凶威英圖武畧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驚勇檀石
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地兼萬里雖
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吳戎落衆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
而斥神華胡茹映江穹帳遶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群
心外御群寇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

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翦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踣高天
踏厚地而無所控告強者爲轉屍弱者爲繫虜自江淮至于清濟
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雞吠犬時
歲唯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
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於乳鷁赴時銜泥靡託一枝之間連窠
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
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深復興外畧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
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軼戍于歲
連屬逮秦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昊
思一區宇於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弃司
寇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
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關

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柎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氈裘之民可以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始可以一言蔽之

宋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終

西川
氏

